



朝野會通

十三

景宗紀一

卷十

伊 6
2249
13



2259
13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五

景宗紀

景宗 德文翼武純仁宣恭 大王諱 昉 字 [redacted] 肅宗長子禧嬪張氏以戊

辰八月二十日誕降于昌慶宮就善堂在位四年甲辰八月

二十日薨葬懿陵 楊州三十里

妃 恭孝 端懿王后沈氏 青松 領敦寧府事青恩府院君浩女戊

戌二月廿日薨葬惠陵 楊州

繼妃 敬純仁 宣懿王后魚氏 咸 領敦寧府事咸原府院君有

龜女庚戌六月九日薨葬懿陵 楊州

庚子六月戊申卽位于崇政門尊惠順王妃為王大妃冊嬪

魚氏為王后追冊端懿嬪沈氏為端懿王后皆廟受賀領報

○始行三年卷 見上 ○三十日執義趙聖復啓原收沈廷輔大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五

景宗紀

景宗

德文翼武
純仁宣孝

大王諱

昀

神瑞

肅宗長子禧嬪張氏以戊

辰八月

二十

誕降于昌慶宮就善堂在位四年甲辰八月

二十薨葬懿陵

楊州三十里

妃

恭孝
交穆

端懿王后沈氏

青松

領敦寧府事青恩府院君浩女戊

戌二月

薨葬惠陵

楊州

繼妃

敬純
孝惠穆仁

宣懿王后魚氏

咸從

領敦寧府事咸原府院君有

龜女庚戌六月

二十

薨葬懿陵

楊州

庚子六月戊申卽位于崇政門尊惠順王妃為王大妃冊嬪

魚氏為王后追冊端懿嬪沈氏為端懿王后告廟受賀頒報

○始行三年

見上

○

二十執義趙聖復啓原收沈廷輔大



漸時自內召入徑出屬續後入侍請削棄監役朴泰春等煽
出溥疏密贊陰謀聖考懲奸峻防請遷杖給牒刑判俞集一
不進哭班孟觴隨後請削○七月五日持平洪鉉輔疏東平尉
鄭載崙國象時無省記宿闕中請削出禮判金演洩觴班次
請削棄○六正言申哲啓左尹尹就商不出廷班請罷職○
五工判閔鎮遠啓子曰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也先朝舊臣雖或稍拂己意必曰此先朝簡拔益篤信任
先朝舊政雖不便己意必曰此先王熟講一意遵行上曰此
說好矣○六府啓清恩君韓配夏闕外盃盤及魂殿忠義差
出從子請罷不叙右尹金重器庭請時離班以尹就商被彈
投疏角勝請罷○七正言徐宗燮疏殿下聽政淵默為主事
端疑晦輒斬問難甲乙論辯或欠可否過於慎重若不出口

疏批或與疏辭不相副參判李光佐大行候班一不進參元
無自廢之意出應敦匠之役處義無據○二日龍仁幼學趙
重遇疏請殿下私親亟定名號承旨洪致中洪啓
地尹陽來啓重遇敢
曰先王不拂微意存其間先大王丙戌以暗行御史書啓敢
書爵號慨然罷職丁酉咸一海書敢書爵號以切痛為教聖
意昭如日星仙寢未冷有以眩惑嘗試之計若不嚴懲有嫌
遵先備忘記趙重遇至意專在亟定名號敢曰陟降不拂微
意存其間此豈臣子所忍發口邊遠定配三水府趙聖復
朴弼正啓請
加嚴刑窮覈指喉○都承旨洪致中啓李光佐屏退五載不
入內班其勢然也城外闕下禮舒分伸直斷以秉彜消盡此
豈平恕之道云○趙泰億疏趙尚健以臣父流涕宋尚敏饋
饌宋時烈為負持計蓋尚敏訟即死於術楊臣父流涕蓋出

傷時非有私也時烈聞曰此淚豈不公後有為臣父挽者曰
當時哭士漢庭空大老猶補此淚公觀此臣父與時烈素不
親厚可知時烈由南遷北路過三陟臣父適離官臣母以糧
饌匹布送之僕妾滯謝時烈亦錄文字以此謂臣不當救時
烈所憎尹宣舉者果成說乎趙尚健對疏又曰其祖不朽之
托未嘗不及於先正而未及尹極恭德先正墓文多出先正云○八月
三承旨全一鏡疏李禎翊以市恩徼福與深憂過慮對待為
辭指逼之罪輿情同憤云答既往之事不必深嫌持平鄭
宅河啓一鏡見乘清流貧汚州郡反詈禎翊有同急書謂之
逼尊驅人惡逆請勿擬清選○清州安擇申渚權始等通文
曰辛巳誣獄尚忍言以誕育聖躬母臨六載之尊罹謫陷禍
羣情痛傷天道無終屈之理人事有必伸之義雙泉答通已

仰羣枉雪於孝陵乙巳慘禍伸於宣廟甲戌姜獄乃伸辛巳
誣獄獨不追雪於今日乎清州權世衡蔡之淑通文太學曰
云々掌議尹志述答通申濬等二十四人墨削○四日平壤呈
李頤俞疏大行誌文物情不滿臣敢請出使後命大臣詞臣
剛正廟堂不奉教何也臣欲自附諱親之義安知迷見必合
事理惟俟罪責命移授他人○三大成黃龜河啓館掌議尹
志述以疏頭安宅仁遜避捲堂後書進所懷削名出去獻納
宋必恒啓志述以毒手挺身憑據沮戲構隍元老語及私親
造意陰險請邊遠定配○五學儒趙徵等疏尹志述義理明
正辭氣洞快足以感發士氣先大王聖慮宏遠聖學高明伊
時聖教有曰為宗社也為世子也有曰深究義理是非天定
今反闕漏糊塗威烈不彰志述所擔當者今世所規避也所

陳暴者今世所嘖嘖也所宜扶植獎勸而今乃絕以重律天
下後世將謂斯何同成均李宜顯大成金雲澤五啓齋任未
蒙恩前雖被斧鉞斷不冒八空齋一旬傳曰屢日空齋事體
未安竄配還寢○十月^四日正言趙最壽疏乾綱夷而黨勢張
聖室恭默無所措為今日廷臣何故自生疑懼為詐日深孫
切上躬無所不至尹志述而極矣為君父諱親乃臣子至
當之義志述何人必欲暴揚往事於大文字自絕其所生之
恩加非理於君父萬一絕痛人於所生私親不幸遭變者古
亦有之情雖未伸恩不可絕志述之始倡館儒同氣味者驚
愕分散人心所同可見志述攘臂獨當不獨君臣之分掃盡
抑恐倫彙之重數絕律止編配而紛然救解還寢成命國子
堂上之贊持操切浮於儒生又論李禎頌負犯以救金一鏡

又伸宋成明答以侵詆大臣語欠和平校理申昉劄趙最壽
眩惑聰聽網打朝紳不加嚴斥反下溫批此輩自在先朝蓄
怨含志潛摩暗搗必欲一逞云云○十一月^三日承旨柳重茂
疏新錄之後舉世駭笑比之穿窬羞辱朝廷異己之人一時
排擯日日敦迫只在趙尚健金相玉請叙首擬乃恣廉突出
急急完圈入如窵襲出如急避至於國時首揆先到銓郎冒
赴深夜忙迫吏胥掩口巖廊如吼年少何責兩臣濫竿儒臣
已言况俞拓基自許名流新被醜辱未伸冒出趙恭考^右頌
年一疏重觸時諱心事未暴願降明旨昭釋心事李光佐年
前抗疏苦心血誠向來臺言殆近吹覓至於不入內班先輩
處義亦多如此當此之時如光佐者何處得來又斬肆復臣
劫慨惜○畿儒金行進湖儒洪滄等請討尹志述疏又請啟

碩翊一體按法拿令任河啟之啓行廷瀚亦重過流耳重過
巖治後有此等疏勿捧之教捧入承旨李翊漢沈壽賢請罷
職不叙○承旨李真儉疏今日廷臣甘心死黨追提不忍聞
之說敢肆操功迫脅之習趙重遇尹志述即其所使也重遇
托恩而悖義志述假義而絕恩殿下與其舍憤隱忍一任羣
下簞弄毋寧快正志述仍治黨與伸救者金棹悖妄無異志
述挺身伸救加以可尚等語宜與同罪懲治最壽一疏辭巖
義正被斥諸臺冒沒仍躡請一並澄汰丁酉獨對大臣不待
承史之導前投足於延英一步地已非人臣光明底道理入
對詭語史官不書外人不知既曰匡救則不可謂必無是事
至今四年中外人心莫不以此為罪臣以為遽然獨對為可
罪獨對以後事不欲抑勒漢罪以傷忠恕茅大臣赴京上劄

請得銀貨以丙子使行時彼人所引大明會典為言非人臣
所敢言丙子請封儲徐文重膺上价彼中言會典中諸候王
年滿五十正室無子然後始許承嗣云不許封典其後再請
得準至今東方臣子皆痛惋我殿下正位春宮三十五代理
萬機累接北使彼必不容他意大臣廷撰敢忽援引為恐動
之計以何心也所謂應行常典雖不費一錢自可順成六萬
銀貨其將用之何處至於誌文不欲斥言蓋出諱親之意末
乃在廷封章自作物議請改文字於刻役之後似若啓志述
今日之舉者然疑焉可免至若新錄事出入閃忽手脚惶忙
跡同承突事近鳴張主點者春澤之第被選者春澤之第益
勲孫其他不無濫竿所當登時削改云云○二十延接都監
啓勅使稱以皇旨要見國王第子侄及宗室事臣等以國王

姑無儲嗣弟二人一則去年無子身故一則疾病沉篤不得運動亦姑無子宗室元無近屬彼又曰王弟病必欲相見王弟何嬪宮所生取其氏為婦詳細錄示諸宗親便殿接見亦命陪侍御座譯官謂事大以後所無之事決不可奉行勅使曰此事不欲奉行領議政作為文字以示親傳俺等見此不為詣闕即當復路縷縷爭執大駕詣館接見行恭十二月一日右相趙泰為劄勅使稱以皇旨要見國王王子侄宗室備局書示王子某嬪出娶某氏噫噫此何舉措已示之書今無可棄之勢而窺見皇旨謄本只云妻子侄均諭而已何嘗有宗室等語某嬪出娶某氏之語耶備局所云皇旨擬何旨而然耶何不以皇旨中所無擬理力塞耶設令真有皇旨豈無方便之道而一從其言書示惟謹耶仰屋長歎真欲無聞善

後之策未知從何處着手耶此事關係非細下臣此劄令廟堂從長善處荅曰書示事首揆再三牢塞出於不得已憂愛之忱可不感佩○忠清道儒生李夢寅持斫刀入闕陳疏領相昌集之無將實是國人皆曰可殺而騎省喉院只知有昌集不知有君父討復之旣一切壅蔽苟長此習裁父與君何所不至殿下忍令志廷一小豎揚聲辱我殿下誕生至親臣不欲與此賊并立於孝治之世也先王晚得元良定策儲位一種凶徒常懷不滿之意今志廷倡不道之說其徒紛紜營救首揆者亦託泮儒遊辭救解人情之可怒莫大於辱親殿下置之度外頃者鎮高欲阻望哭禮於遷葬之日使殿下不得伸人子一痛而殿下即位朝除暮遷恩照絡繹若崇樊直節者然今日成志廷未必非殿下啓之也陽來則威喝衛

吏使冠儒服儒不敢近於九閭司馬門不入之事不幸近之
予慰封冊俱無消息北使一出多般恐喝莫側端俛一自昌
集與北使往復後臣民疑懼有若何樣禍機迫在朝夕此何
時勢此何交象獨對大臣偷去六萬貨起承宣之訝感當國
首揆書給一張紙致右揆之驚慮殿下孑然孤處深宮之中
時以為國者果誰耶惜乎右相當危疑之際一向退卧豈所
望於彼相哉伏願先斬志述明既晦之囊倫快定昌集定已
散之人心領相金昌集劄僚相劄語不勝危怖鄉儒繼起臚
列危險至於持兵器闌入禁中莫非臣廷面坐犯衆怒而然
也荅曰未登儒疏不必介懷刑判李宜顯啓李夢寅持刀作
挈既入相劄當出問目耶判府事趙恭采曰雖溺於兵曹草
記既有領相劄諸臣耳聞目見不啻狼藉問目添入宜矣左

相李健命曰夢寅等持挫刀突入闕門過禁川橋曾未聞之
變恠原疏推入親覽處分上曰入之健命又啓夢寅原疏請
罪領相改疏則別論他事成命之下改呈欺瞞發問目嚴處
○刑曹辛丑正月判啓夢寅原情領相救解志述君臣之分
母子之義滅絕無餘以討罪之義封章叫閭喉院騎省一向
壅蔽故果佩斫刀陪疏入闕東漢梁冀欲殺李固杜喬其房
子趙承等腰斧鑽詣闕太后赦之又房子郭亮左提鉞右秉
斧詣闕上疏雖冀之凶逆未聞以持兵搆罪冀之所不為今
相臣忍為耶麗朝禹倬以白衣持斧入闕上書我朝趙憲持
斧伏闕改疏事治疏入城始聞領相與北使往復書給彼人
以胡書翻譯持去此何舉也擲破疏函踔裂疏本疏中既書
先王及殿下何等尊敬之地而被禁卒踔裂痛迫之極抱疏

痛歟相與付火更思之曾未及相議於在鄉疏下添入未穩
故拔去於推入命下之後觀此所供危險誣陷挾刀突入自
有當律傳日除刑推議處

丑辛

元年正月^三正言金萬胄疏大卷以來一種不靖之輩迭出
嘗試至建寅滄疏而極矣李真儉乘間壞亂無一完人獨對
事先大王明諭大臣之無罪可負蒼天之教不啻丁寧到今
甚間是豈忍為銀貨事去來元金俱完雖欲搆罪果成說乎
初院啓獨對事直儉乃於先陵杯土未乾之日汲汲投疏始
若搆罪大臣其歸專在訐揚先朝一時過舉提醒於今日必
欲因訛得間一反先朝大小處分造意陷人特其細故云云
○八判府使李願命疏歸到境上聞尹志述論臣不忠李真
儉請治獨對貸貨之罪驅臣囚測席葉俟罪○九承旨金始

煥啓殿試不遠丙申疏儒六年廢錮請分付觀光○工議李
禎翊疏臣以先朝舊物不能殉身苟延性命人言曰極搆誣
慘刻臣之被誣於一鏡者只是頃疏中市恩微福四字也一
鏡前則曰恩使雖出福自何生市於何地微於何時隱然歸
之不敢疑之地後則曰市恩微福與濶憂過慮四字上下對
待為辭抑勤驅之於逼尊之科挾字摘句翻文搜字臣之所
論不過直斥伊時執政之容護凶黨以為他日市微一鏡以
為恩福生出惟上是克市微為說在下不歸云臣疏所引朱
子之論微生高謂之市恩李杭之論人疏亦用恩福字蓋恩
福二字不獨用於在上者有何一毫挾逼之端且憂之濶而
慮之過者只出怵畏局面之屢揆計較自己之禍福而已則
一鏡豈敢以只為一人等語肆然筆之於書鄉曲鬼魅稱以

儒疏籍一鏡緒論挿入臣名便同惡書先大王教以雖百世
公論不以臺言為非亦以一鏡逼尊之說殊涉不韙為教殿
下答臣對卞故相尹趾完疏批曰大臣疏中將心等語危險
便同惡書爾實無罪臣之得保首領莫非先王及殿下生成
之澤○二月二十大成金雲澤啓丙申疏儒林象極吳命尹
等誣辱先正在先朝投喬巖懲者今不可強拂公議勤解重
罰請亟寢成命承旨金始煨疏丙申疏儒所坐何事百代山
仰之儒宗橫被千萬古所無之惡名始則奸基作俑中焉賊
球闖出未久相臣祖述之首尾排布後先和應陷人於惡廷
之科者都不過挾摘文字羅織罪案造意陰隱設計凶慘與
子光薦事同一手段吳命尹林象極等倡率同志尊賢衛道
扶正卞邪凜凜正氣振勵惡俗可獎而不可罪山林既骨之

人本不閑涉於世路宵小逞毒慘被泉壤之誣辱黨習已痼
力詆公議雖朝謫十人暮罰千人奚足以嘿其口折其氣倘
非盛德許多名下士將不知幾人死於嶺海今雲澤策舉二
人盛氣凌詆无極可笑相剗戚疏並力釀成毀板追削無所
不知故數千多士相率倡卞時勢所壓終至被罰成命將行
科期隔宵游辭嘗試彌縫沮戲○三月十日前副率朴弼謨疏
睦天任擊鼓供辭謬悖臣父故應教臣恭輔已被罪時聖
考斟酌行違不欲必死及其監鞠來善肆其慘毒婦孺輿僮
莫不為臣家功齒於來善臣家與來善不共戴天天任謂其
祖以法外之刑有所不忍縷縷陳白而伊嘗日記不少概見
所謂上劄不忍正視彼既甘心必致之死卒以草草一劄欲
掩耳目欲蓋彌彰天任所當掩諱反表出之不思甚矣○持

平李廷燭疏救領相及李頤命且曰石相趙咨者直走家僮
投上一疏有若非常之憂迫在呼吸者然所謂陪臣冒嫌王
子散安云者尤極危險彼之請見只是均輸冒嫌二字何所
指的豈敢安三字帶得甚間之意如使大臣有一分追念疇
昔之意其果忍此耶及夫國言喧藉十手共指則又覓出孝
友二字乃上有一茅益篤親愛等說無端陳聒聒而籤之難
掩手脚不忍正視○獻納趙聖復疏金始燬待仙取賓天之
後凌亂黑白眩惑聖聽全沒前後聖教只藉最初處分未定
前批旨撥拾慶遂輩餘論一則日子光二則曰士燭苟有嚴
畏先朝之心何忍為此二十領相疏夢寅臚列同非極罪白地
傳會抑勒擠陷始燬之疏尤極陰狡尹宣舉嬖人議已欲掩
其累敢引寧考比况其身陰與賊鑄狼籍倡和文字俱存焉

可誣也鑄宣既以逼尊為罪故特為幽隱之語巖頭酬酌故
先王驟見未能覺察既已覩破情狀乃為切痛累降嚴旨明
正處分始燬乃欲籍先王宸初未定之教以為左契殊不知
臣所承批旨有曰朝廷處分已定矣又曰士燭非矣說極未
安又曰今茲毀板之命處分豈不正當又曰今日事是非不
啻黑白之易卞又寧有一毫近似於士燭又曰明示好惡處
分巖正此等凶險之說終不敢眩惑予聰又曰向使慶遂之
言得行則其流之害真士燭作矣又曰茲事關係至重為聖
祖卞誣凡此聖教昭如日星可俟百歲况聖上在東宮批荅
明白切峻不可勝誦仙馭雖遠謂可矯誣不良聖明之赫然
昭臨乎臣仇怨滿國譏構百出乞許歸田俾全性命三十金始
燬疏相臣之怒臣辱臣無所不至又襲前日誣陷儒賢之手

段不料聖明之世有此凶猾巨慝也忘君背親病國之狀不一而足權移主上罪闕宗社前後負犯國人切齒尚今偃息輦下可謂王法太寬其何能盡諸人類與義士論是非哉只以殿下過於慰籍故縱恣貪猾愈往愈極愚弄殿下有同匹敵如臣蠶粉顧何足論明明在天之靈何關於朝臣爭下而急於持人輒出籍重以為費制上下之計此等情態臣切痛之日十五正言李聖龍啓斯門大論是非已定先王處分昭如日星殿下遵承堅如金石近來凶疏指不可勝屈而不敢提此事者畏先王也畏公議也金始燬積平日愠懟之志乘羣陰躑躅之機始請解罰嘗試聖意終及本事熒惑天聽乃謂乙丙後疏自儒先朝認為已解者矯誣先旨得罪公議搆陷大臣固有紀極請遠竄恭仁洪鉉輔蔡膺祐疏救領相斥始

燬○八右相趙恭考疏臺啓之叱罵慘辱名曰大臣者得此古今所未有其執以為奇貨者不過冒嫌不安等語殿下試鬼之此等懸空事理其有不可言之理乎若使朝廷一從北使言君臣上下混被無罰則犯分失禮壞盡國體臣添大臣其何越視要令廟堂將如許義理據禮明言以塞彼言也於王子諸宗少無所碍今以甚間嫁禍等語公然謗口此豈忍為先事預陳本欲得體之正俾無不安之事言之者何所顧慮聽之者毫無可嫌所謂周遮彌縫者果何事也去道多喪人心陷溺君臣之分禮義之方全不知為何事惟務黨同伐異不顧事理是非體貌如何李廷燭對疏下叱罵慘辱語且曰使相臣斷斷無他只當勿許請見而已何必以冒嫌敢安等語加之於骨肉之間乎○二十判府事李頤命疏臣蒙先

王大恩河海莫量人謂不盡誠於摸畫日月臣寃痛欲死義
理至微猶可俟於百世奉使時事萬目所覩有何委隱其疑
無所不及煽動詛說疑亂一時此千古所未聞使千人分其
罪誅九族而猶輕蒙此惡名豈敢自容覆載間乎○五月六
校理趙文命疏善醫人者先治受傷之本善醫國者先治受
病之源苟求今日國家受病之源惟朋黨是已自古亡國之
事非一而莫烈乎朋黨之禍禍于漢禍于宋暨我皇明卒至
生民塗炭社稷丘墟而後已豈非有國者昭鑑殿下之國其
病矣比如人心腹臟胃無一不病血脉支體無處不傷死凶
凜凜對病求藥起死回生之術莫如打破朋黨一事而已朋
黨之害非一而大者有五曰是非不真也用人不廣也紀綱
不立也言路不開也廉恥都喪也皆死症也有一於此足以

亡國救之之道不過皇建其有極矣為是非不真自有黨論
以來甲是乙非乙是甲非所是也以一善掩百過所非也以
微皆棄大德不問道理惟以角勝為務矣為用人不廣自黨
論以來分割門戶進退出入取捨銓衡之際不問其人善否
只計言議異同奚為紀綱不立自黨論以來愛憎僻而私欲
勝倖門開而公道絕賞罰不明好惡失正百類怠惰國體不
尊奚為言路不開自黨論以來當國者類皆樂於自用憚於
周詢喜人佞己惡人議已肆號令於上使人不敢言其長短
奚為廉恥都喪自黨論以來禮讓漸壞傾集成風進退所關
得失所在鮮不撓集是非勒定賢路塞用人不廣才俊遺紀
綱不立而主威不能伸於下言路不開而下情不能通於上
廉恥都喪風化大壞噫朋黨之禍古豈無之賢邪顛倒其分

絕然若漢之南北部宋之元祐熙寧是也在上如非桓靈徽
欽則卞別至易進退不難惟今之黨善惡優劣無甚異同陰
陽黑白無甚分明今殿下必以大公至正之心建極于上勿
論彼此惟賢是取使上下臣庶曉然知上意所在將不日有
於慶之休○八疏決時領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判禁崔錫
恒入侍錫恒曰金始煨無隱所懷以言獲罪憫早疏決其意
安在左相曰判堂所陳非矣告君直截謂之無隱始煨輾轉
層激二月之竄不可遽放掌令宋道涵啓請錫恒重推上曰
依領相曰趙文命疏大體好說弊易抆弊難只曰建極不言
若何則為建極也為國之道不可不卞邪正明是非廟堂稟
處之命別無可以覆奏○七二十大憲李緯疏殿下即昨以來
凡百施措委靡怠豫了無一言一事可以答天心慰民望者

以親享事進諫者衆不得感回天聽日昨備忘少可解羣下
之感苟充此心善端發見油然而火燃泉達之勢日月易得
孝思無窮往者不可挽來者猶可追殿下不於此展哀更待
何時四享定式大違事體禮典殿下又不克一踐其言則及
今改圖充有亮於日月之更此後享事亦必量筋力而行要
自盡聖情方可以大慰中外之心永係神人之望矣苟或不
然但曰前日備忘使人曉然每每攝行羣下又從而莫敢言
則是上以御人之諫下而成主之過臣為是不敢不妄陳先
事之戒人主深居九重本源之微未易窺測有諸內形諸外
者自不能掩殿下臨朝視政專尚淵默允於是非黑白之卞
殆若無適無莫大小政令一切置於滌汎之域若有一箇身
心不相闕涉者然以是下之所以奉承者牽補玩愒苟度時

日若墮澗井之中如是而能為國者未之有也殿下試省前
史曷嘗有臨御之初終年未開講者乎承宣入對之規遂廢
而進見益踈殿講親政之舉或有以緩急倒置賓廳次對國
之重事而履禮吁咈不過一唯字苟如是而止則雖三接之
勤亦何益哉澗拱九重罕見臣隣未敢知所親近者誰歟所
做措者何事歟人君盡心喪德非徒聲色馳騁為然一念未
克足為喪邦根柢甚可畏也天災日臻人心日離私意日肆
義理日紊紀綱日頽然而猶未至遽亡者先王德澤之在人
也殿下其可自恃而自逸乎今臣切陳先裕之義殿下又若
曰留意而已則臣復何望乎○閏六月十一引見時領相啓殿
下不曾留意國事諸臣唯思奉身而退崔奎瑞自在先朝已
久退野鄭澔權愔李晚成金興慶李光佐無意造朝洪致中

未還朝李緯還舊庄此外居輦下而不樂仕者亦多願特下
備忘引咎自責諸臣亦豈不感激乎○掌令朴致遠疏吏判
崔錫恒先王大政日浚惡痛斥以極無據罷職五六年終不
復授聖意可見今可遵奉不可以進退百官之柄更授已試
見斥之人以啓羣小覬覦之門○二時戶判閔鎮遠啓殿下
居憂顏色之減哭泣之哀未有以感動羣下大小祭享絕無
親行講筵尚未一閱根本之地如此其何以示民出治乎是
以羣下解體失望無有奉公憂職之意祖宗三百年基業先
王五十年志事至殿下終未免墮絕伏願卽命該曹大小祭
享親行磨鍊明日為始開講事明白下教則宗社之幸上曰
當留意鎮遠曰留意二字終無擇施請卽命施行○獻納徐
命均疏救吏判趙文命疏曰臣前上去朋黨疏四朔屈外歸

見朝象無甚刮目但有朴致遠迎擊銓長疏出惟彼重臣髮
短心長勤勞忠順特立於羣呼眾罵之中凝然無所動先公
後私憂國盡悴渠豈不知蓋以為若去此一人於此地可保
永久無事也忍為此大慚愧之舉獨不有傍觀者一拊掌耶
若謂全出於致遠則不足責不然畫此計者其亦浪生恟矣
臣實哀之○崔錫恒疏臣在西銓時行私除拜不用久勤則
何不登時刺舉乃於移拜後追論耶丙申事閱政罷後以藥
院事嚴旨遂下翌日以政注事時命罪罷無何用大臣言甄
復江留藥院下教映示悔悟終周年又授西銓伊時委折大
畧如斯而不待自處徑加論斥若不早退未知駭機至於何
境○八月^{二十}日正言李廷燭上疏請建儲答曰議大臣稟處
是日初更領相金昌集左相李健命判中樞趙恭采戶判閔

鎮遠判尹李弘述工判李觀命兵判李晚成叅贊任墮刑判
李宜顯大憲洪啓迪大諫洪錫輔枝理申昉承旨趙榮福八
侍各有陳達罷漏時傳曰廷初君為儲嗣^{二十}領左相獻議
定彌為王世宗^{三十一}王世宗上辭疏○司直柳鳳輝疏伏聞
正言李廷燭疏請建儲聖批以議大臣稟處臣聞來已不勝
其驚惶憂惑矣翌朝始聞大臣與諸宰入對以亟從臺言為
請仍請仰稟慈聖得手筆下教退留閣門夜深後又以茲事
不容淹延更召承傳仰達及其更對處分已定云有國建儲
何等大事而時任大臣之在江外不遠之地者邈然不知原
任卿宰之杓招不進者亦不更招粹遠忙急畧無顧念國體
底意臣未知此何舉措也臣世受國恩致位宰列數十年出
入近密當此之時其何敢畏鈇鉞之誅以負我先大王與殿

下乎惟我殿下再聘中壺今雖數年嘗憂憂惶仍居諒闇嗣
續有無姑無可論而殿下寶筭方盛中壺年終踰筭日後蝨
斯之慶此固舉國臣民之所願望或者兩宮有疾患妨於誕
育則在保獲之地者固當竭誠醫藥靡不用極而未聞有念
及於此者乃於卽阼元年粹然有此舉其故何哉殿下嗣服
方周歲矣臣民今方拭目於新化之初則臺疏所謂國勢岌
業人心渙散者未知何據而發而設有如其言者當輒大臣
所宜博訪廷議從容陳白使中外曉然知其為某緣某由而
今乃不然使如廷嬭之癡吟無識者草草疏請有若嘗試者
然及得稟處二字之教乃於更鼓已盡之後登對刃請必準
乃已與廷嬭和應之狀有不可掩矣至若事之不可不仰稟
慈聖者則亦當以稟定之意仰達而延俟下教事體則然而

既請入稟旋請出宣再請之啓至謂不可掩延便同使令殆
行催督此真可謂無人臣禮者耳曾在殿下之誕生也仁顯
王后久無嗣續伊時立嗣非不急矣而前席下詢之際諸臣
以姑觀數年正宮無斯男之慶而王子年長則有司自當建
請之不暇為言當日臣子夫豈有他意哉蓋所以重國本而
尊國體也人臣事君之道自當如此而今則忙忙急急有若
不容蹉過時刻者然半夜嚴廬一請再請使莫重莫大之舉
終至於草率之歸國體太輕殆不成樣人心疑惑久而靡定
臣誠莫曉何以至此也臣忽聞朝家舉措之非常雖其成命
已下無容更議而大臣諸臣愚弄迫脅之罪不可不明正而
殿下之廷無一人言之者茲敢不避越俎冒死陳之伏願縉
自今凡於事為之間斷自宸衷而行之毋使威福下移仍定

大臣以下罪犯云云傳曰先大王以日月之明深慮予之無嗣矣到今予之疾恙漸加無望斯男敬承付託之重晝夜憂悶不遑寧處百爾思惟之極日昨臺疏無非為宗社重國本正合先大王之威慮及予憂歎之志故仰稟慈聖則曰孝宗大王血脉先大王骨肉只有予與延初君不出乎此也慈教至切不覺涕泗噫予有一介嗣續之望則有何此教乎既定儲嗣實是宗社無疆之福也抑亦予之所大望也柳鳳輝之疏出於千萬慮之外而語涉狂妄此何人斯何如是乎不可置之卿等論以啓達大臣三司會閣門外啓以鳳輝內懷不滿顯有動搖國本之意請設鞠嚴問以正王法荅曰依啓二日備忘記鞠問過當忝酌極遠竄府啓曰昨卿宰齊會莫大之舉而吏判崔錫恒禮判宋相琦俱為違牌請罷職不

允大臣三司八侍時請柳鳳輝依前批旨鞠問正法依啓石相趙恭考劄頭不書職姓名劄曰柳鳳輝至有設鞠之舉何至於

耶國有大慶處分已定之後有此進言誠可謂謬妄而其心則出於為國之赤忱斷無他故相臣李敬輿當孝廟承儲之日力主守經之論其時雖被竄逐而孝廟卽祚首先登庸卒為名相戊辰諸臣無非體國盡忠之人而何嘗以一時爭論有所鞠問之事乎今日之忠於殿下者後必盡忠於儲君今其言雖甚狂妄為國陳忠遠命鞠治豈不大損於容諫之道乎導入主以撲殺言者恐非聖世之義事伏願亟收成命荅曰果知鞠問之過當以此故例議大臣稟處領相獻議請柳鳳輝鞠問傳曰依前備忘記遠竄三司合啓右相趙恭考劄引乙酉戊辰事左袒函逆向疏中冒獮二字已極非常今又

營救凶賊請為先削黜不允兩司合啓日昨會議乃是國家
莫大之事而判府事金宇杭終不赴呂國有大慶而疏辭全
無頌吓之意請罷職不允○二十五日王世冑辭疏伏見柳鳳輝
疏毛骨俱竦心膽如墜云云○賓廳大臣二品以上三司所
懷輔德朴師益弼善李重協兼弼善申哲文學申昉說書黃
梓等承旨李箕翊趙榮福韓重熙南道揆等臨昌君焜等館
儒李焜等金始鼎等金暉澤等金鐵根等獻納李箕鎮請討
鳳輝之罪並不允府啓儲位大定臣民莫不懼吓而江原監
司金演賓廳齊會之日偃然在家無意隨叅及其物議喧騰
之後潛往陽川縣道陳疏有若曾已下鄉者然情迹暗昧請
罷職不叙不允○九月王世冑受冊寶於仁政殿開胃筵講
小學綱目上以時臨東宮日欲聞吾冑讀書聲○十月七日執

義趙暉復疏畧曰先朝丁丑廷臣上章聽令殿下侍傍教習
國事以誠訓迪儲君之法今東宮春秋盛壯倍筵殿下之當
年則明習庶政尤豈非當務之急乎殿下尚於臣僚引接之
際政令裁決之時輒令世冑侍側叅聽一以為講確可否之
道一以為隨事訓習之方其必明練庶務有補國事伏望仰
稟慈旨而進退焉荅曰所陳好矣可不留意遂下備忘記曰
予有奇疾十餘年差復無期乃先朝之軫念酬應萬機誠難
矣往在丁酉有聽政之命靜攝中為調便也至於予躬他不
暇顧及自登極以來夙夜憂懼近日疴勢尤為沉痼酬應亦
難政事多滯言念國事心懷深增今世冑年壯英明如使聽
政則國事有依托予將安意調養大小政事並令王世冑裁
斷焉承旨李箕翊南道揆玉堂申哲李重協請對請還收備

忘且曰趙聖復疏下款所陳極為驚惑繼以駭惋也儲位初
定宗社有托臣僚之所望於春宮者只在於敦孝友勤講學
而至於叅政裁斷實非今日所宜言疏中所援丁丑事有不
然者其時殿下以冲弱之年在先大王膝下則在傍叅聞實
出於遇物則誨之意今此講確之說其無識謬妄甚矣請罷
職上曰似為太過諸臣更請上曰依所達罷職○東宮引接
宮僚湯泣下令將欲陳疏出示疏草玉堂春坊以姑待明朝
為對○政院玉堂入侍大朝三更一點罷出○政院啓左叅
贊崔錫恒請對矣傳曰引見錫恒夜半到闕下標信即出開
門刑叅李肇追到承旨以難於
續啓不
得入叅政院玉堂同為入侍時錫恒曰趙聖復始發春宮勸
講之言此則誠是又以傍坐叅聽為言凡人主之出坐法殿
引接臣僚事體至嚴且重春宮既不可與並坐於坐側事勢

妨碍坐次難便其下又以講確可否為言渠以微末一臺臣
何敢發如此之言乎因玉堂言姑先罷職而臣意則時許屢
商之典宜矣上曰太過錫恒曰臣意猶以為太輕臣職在經
筵以請罪之意陳疏而闕門已閉不得入啓云又以備忘還
收事仰達上曰重臣縷縷陳達依施焉錫恒曰備忘還納可
也箕翊遂跪進而退時已五更三點矣○十左相劄伏聞世
宗聽政之命政院玉堂面陳而不得請不勝驚愕進詣闕外
欲與宰臣之先到者請對力陳矣俄聞因重臣所達還收臣
轉憂為喜只功頌祝而殿下春秋鼎盛新膺寶命當勵精圖
治而遽懷調養之意下此千萬意外之教雖幸不遠而復若
其舉措之顛倒聽聞之疑惑果何如哉伏願繼自今益加存
省政令施措之間深察事理當否必慎必重母底有悔且朝

廷體貌至重至嚴雖是急遽之際不宜放忽一重臣之澣夜
請對有異常規而政院遽爾恣稟未免辜爾今其所言出於
匡救處分終歸至當而後弊所闕不可置之當該承旨宜加
警責以存事體答曰劄辭切至可不體念下款依施○答領
相劄初十日曰退間之請再上不得已許施 戶叅趙恭億請
對都承旨洪啓迪同為八侍時恭億曰此後堅持聖意更無
為此章爾之舉又曰侍側叅政雖不直請而為人臣者其敢
發此言乎備忘中大小國事並令裁斷又非特為叅政也喉
司所當繳還而草草請對有若塞責且殿下此舉何等重事
時任大臣其當率百官請對以收還為期如乙酉而恬然退
坐袖手傍觀乃於成命還收後左相及兵叅金在曾始到闕
下聞已還收因為徑還此何道理刑叅李肇重臣入來之後

夷到闕下則喉司阻撓不稟且聖復因玉堂之請止於罷職
其罪豈止於罷職當此國有大事之日在京時任大臣及三
司大小諸臣無一人爭論倫常絕矣分義幾矣時任大臣及
三司諸臣並加譴罪然後可以為國矣又見大臣劄言崔錫
恒事反以深夜啓稟攻斥承宣凡國有事寢夜澣蒼黃之際
既不能陳疏則赴闕請對孰為不可而此猶防塞則言路因
此壅弊大臣劄語臣不知其是矣洪啓迪備陳其時大臣重
宰臣來詣之事又言趙聖復則屏商宜矣又言恭億之論斷
諸臣指意澣緊論人之道不當如是恭億曰臣則大臣三司
只欲規警而已○司直朴禹正朴致遠疏聖復外托陳戒內
懷吾君不能之心一朔之內又有一賊輝請施逆裔之典○
司直李光佐疏聖復疏八累日大臣三司無一人言其罪者

臣切痛之伏乞投畀絕島至於大臣三司不惟不論聖復之
罪昨夜以來未聞有為聖上一言者臣節掃地豈有之而臣
未及聞歟如果無一言亦願明正其罪焉○兩司持平李瑜
柳復明司
諫蕭有龍
言慎無逸正合啓恭考事前執義趙聖復投筵一疏旨意駭
愕已不勝其痛惋而昨日備忘透出萬萬意慮之外是則聖
復之疏有以啓之其罪可勝誅哉丁丑事非今日所當引喻
末端措語是豈人臣所敢言者而肆然筆之於章奏其為罪
狀萬萬絕痛請絕島圍置答下款事依啓府啓日昨備忘之
下政院實是國家非常之舉居出納之地既不能準請收還
則所當急報大臣諸宰齊聲力爭事體當然而不此之為乃
返受人指揮潑夜啓稟續續請對及至大臣之來到闕外則
終不啓請留門致令大臣諸臣彷徨路歧事之駭異莫此為

甚請當該承旨並罷職依啓院啓戶叅趙恭億大臣諸臣遍
加搆誣用意巧恡設計陰險察機跳踉傾陷稽紳請罷職不
叙不允○二十左相劄請亟收領相休致許施之命且臣於今
日事竄有所未曉者日昨聽政之教出於千萬意慮之外人
心疑懼聽聞驚惑何幸天啓聖衷不終日而反汗中外羣情
自可安帖昨歡而乃於事過之後或劄或疏紛紜迭起如恐
不及者抑何故也以此其意不專在於為國之心實出於藉重
傾陷之計臣切痛之○清恩君韓配夏疏請討聖復之罪○
副司直朴泰恒沈壽賢金一鏡柳重茂朴秉登李真瑩李真
儒李明誼尹聖時金維柳綬金始炯呂善長
李廷輔尹晉李景說李廣道曹命教黃晟金世尹
會尹東衡趙遠命徐宗履權益寬柳萬重鄭楷等疏今日
具僚孰非殿下之臣子半夜禁中尺牘猝降大臣熟耗三司
寂嘿無一分匡救底意思倘非一重臣力爭前席國家舉措

之罔極將復何如其心所在雖謂之路人所知不為過矣又
竊聞一大臣陳劄至以重臣之夜瀆請對咎責承宣有不快
之色此又何心名為大臣而當國家非常之舉一則高枕而
傍觀一則投章而反攻大臣如此其他可知倫彛之數絕義
理之晦塞胡至此極如聖復犯分悖義者快定王法高枕傍
觀投章反攻之兩相職在三司寂嘿不言之諸臣並施譴罪
焉○兩司韓世良疏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北面殿下者何敢
以此等語萌於心而發之口哉為人臣子敢懷陰移天位之
計安得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哉向者儲位請建時似指恭
靖大王時事云者蓋引以弟為儲之意而其末後一事猶未
免國人之疑惑豈意聖復踵有此嘗試之疏○司直李正臣
疏請勿撓邪議○判府事趙恭采劄夜間非常之教驚惶憂

慮與時任大臣往復一邊促駕詣闕以為齊聲準請之計矣
路聞重臣獨為請對已有反汗之命臣心竊慶祝而備忘既
收則更無事於陳請故逸歸矣乃者李光佐以未及赴闕混
加搆斥危險可知也乞賜罪斥又言一疏一令務存慎重又
論首相勉副之不可○禮判李堦疏國家之許入請對初無
多小之限晝夜之分况事有大小苟或有大事之時時刻難
待則夜亦可也曉亦可也何可似似待人嘿嘿待罪哉况如
日昨事其可毫分涉後有所遲待而今以夜中獨入為過至
罪承宣則臣恐自此壅蔽之成終至於國不為國而後已乞
垂睿裁俾無大段後弊○政院啓朴恭恒聯名疏以趙聖復
顯戮為請而專在於搆陷諸臣懷亂朝廷至於路人所知等
語便一急書韓世良疏蓋亦請討聖復之語而聖復之疏極

其駭愕請討之論誰曰不可而天無二日援說者何陰移天位指意何在末後一事國人疑惑等語尤不覺毛骨俱竦末後一事果指何事國人疑惑果有何說妄懷危疑之心自不覺其語意之逼於不敢言之地為人臣子其何敢以此等語萌於心發於口哉○禁府趙聖復孫魯園籬安置事都事朴光元出去○司直洪萬朝沈檀李徵龜權珪李恭龜李隣微仁復金始鑽尹能復成儒成任鄭雲柱趙以廷李萬休鄭來周金廷潤張后相姜必慶申滌權宏申再誨鄭行五姜必慎李重煥洪尚容權履朴壽仁洪尚寅申壽南壽彥睦天壽尹就成壽光湜吳瑞鍾吳光運姜樸沈胃觀李憲等疏聖復之罪可勝誅哉若不嚴鞠得情以正王法則不知前頭又有何樣迫賚之舉日昨備忘何等因極而身為大臣者偃卧私室恬不知動緩緩入來自外徑退非常之事殆同越視其忘君負國之罪寧不痛哉且其劄辭乃反以遽然啓稟督

過承宣欲歸罪於排闥進言之臣其心所在不難知也大臣果有驚愕之心進詣闕下則固當登時請對竭誠陳請期於收回成命設使重臣先入亦當隨後踵入同聲力爭而獨有彷徨路歧袖手傍觀亦何意哉此與聖復同一心腸宜其劄中無一言半辭之論斥聖復也今日討罪之舉豈但止於聖復一人哉亦願並施重律以懲忘君負國之罪○兩司合啓一自建儲之後一種不逞之徒深懷不悅必欲沮敗風輝之計既不得售密囑潛吹傍伺逞凶及其趙聖復疏出如得奇貨必欲疑亂聖聰動搖國本未有若世良請絕魯園置荅勿煩○府啓趙聖復疏指意絕悖末端事非人臣所敢言矇然捧入承旨並罷職不叙朴恭恒等聯名投疏憑藉於聲罪聖復專在構陷諸臣深夜蒼黃禁鑰不出之際或及或未及事

勢適然而只以赴闕經遠作為傾軋之權柄路人所知等語
尤極凶悖請朴恭恒削黜○左相啓請韓世良拿問嚴覈領
相休致還收於是領相劄批還入政下○持平李瑜正言慎
無逸啓請儲一事光明正大忽地聖復之疏極其凶悖前夜
備忘碎下於疏入之餘此實聖復有以落之滿庭臣僚莫不
痛惋臣等所以討罪也既已正罪且許還收則國家更有何
事而一種不逞之徒乘機迭出崔錫恒之前夜請對察諸臣
之未及齊到要銜獨辦之跡陰秘巧密趙泰億以該司之官
無端請對於事過之後朴恭恒等繼起至於世良之疏尤極
凶悖伏願隨其輕重明正其罪持平柳復明○持平傳曰時原
任大臣三司二品以上來會賓廳備忘記予之病根日漸層
加痊可無期而酬應煩多姑無委頓之事以水刺諸節言之

倍前屢進症形益深故早定儲位者實欲代理以此稟于慈
聖久矣而冊禮才過故未果矣今者諸臣不知予之本意有
若仍臺疏而發者然相繼論事紛紜故姑為還收以示本意
以正趙聖復妄率之舉也若公事積滯則酬應功迫一依再
昨備忘舉行以全調攝之道大臣二品以上三司詣闕請對
大臣以下更為請對大臣再啓請對政院再啓請對所懷書
八賓廳金昌集趙泰來李健命姜鏡閔鎮遠任陸李鳳顯黃
一夏尹就尚韓配夏李肇金演尹愨李光佐李堦李
重周李暉柳就章所懷傳曰噫予病症已悉於前後批旨
十餘年積傷之致允干病勢日漸難治今日之為以舉豈有
隨便安息以為頤養之道哉若不趁今調治實有難言之憂
且代理乃是祖宗朝故事何至於此耶卿等無以困我政院
韓重願安所懷三司金裨魚有龍申哲朴致遠李廷
重聘俞崇所懷三司金裨魚有龍申哲朴致遠李廷啓答曰

已諭廷臣之批朝廷再啓傳曰前批已陳今不多語然病根
內深心火滋蔓若火升降之際則精神索莫昏不覺察似此
病兆生死所關安有顧惜知我者為我汲憂不知我者為我
倦怠今國本已定予之心火漸就難醫強而行之必有後悔
欲專意調治則有妨公務到此地頭使世宗分憂之外更無
他道此非特惜予一身乃所以為國家也連日酬應氣甚不
平矣王世宗辭疏政院三司再啓沈壽賢等疏並例批（四）
賓廳三啓請對政院再啓請對藥房請診姑勿議藥答庭請
啓曰今此代理不過依丁酉已行之事且分苦分痛乃身况
間友愛之義事故欲分煩務少安病心予病少愈則復視庶
政非難即速舉行再啓批（畧）王世宗再疏三司伏閣依批金
字杭鄭錫三尹陽來李衡佐李徵龜負罪臣趙恭耆例疏柳

述等疏仍討趙聖復（五）藥房請診答勿診勿藥（六）謝恩領
府事李願命（七）春防俞拓基申哲尹淳徐命均趙顯命等李
仁復李恭龜沈壽賢鄭重萬李喜朝館儒任選等生負閔通
洙等李長春等待罪臣趙恭耆生負李萬升等李顯謨等疏
仍論趙聖復王世宗四疏司直權珪等疏嗚呼痛哉皇天必
欲亂亡我國家耶殿下安得為此言也春宮安得受此命也
殿下雖曰是予本意而殿下之非本意一國臣民皆知之政
院措辭入啓兩司合啓權珪等誣及上躬語逼國本之罪浮
於鳳輝請拿鞠嚴問韓世良拿鞠嚴問（八）院啓洪萬朝等搆
捏大臣授言一違請削黜（九）藥房請診勿診勿藥政院三
司庭請宗班請對並不允王世宗五疏江留李台佐圻伯沈
宅賢守令察防等生負南弼明等生負尹得衡等翊衛李挺

英等館儒洪銓輔忠義奉學周疏並例批○府啓朴恭恒遠
竄疏下磁削黜事恭恒初擬此律柳復明中問帖付庭請啓
簡通政以疏頭故李瑜引編論作傳曰卿等至誠已知矣予之病勢若可酬應則何至此也近
來火症漸并不得覺察一日之內頻發故將至於使左右者
例舉行若是則豈可以有國乎此予至誠之言左右可乎世
身可乎卿等深思前下備忘舉行與我无分分苦分痛一以
調便予病一以扶將亡之國○廿領議政金昌集領中樞李
頤命左議政李健命判中樞趙恭采照名劄子伏以殿下近
日忽有非常之舉伏閣四日不但不賜允俞請對六七牢拒
愈甚去夜所下批旨尤非臣子所可忍聞者奉讀未半不覺
心膽俱墜茅伏念當初備忘中大小國事並令裁斷之教實
國朝以來所未有之事中外臣庶之驚惑憂惶正在於此臣

等雖萬被誅戮決不敢奉承至於丁酉事自是先朝之裁定
且有節目之區別其視並令裁斷之命不翅有間而况此聖
教出於至誠惻怛則為殿下臣子者亦安敢以輕遽為拘一
併違拒以傷我殿下心哉伏乞聖明亟命有司只依丁酉節
日稟旨舉行不勝幸甚○傳曰右相趙恭考政院三司時原
任大臣重宰引見恭考聞劄事著黃八到劄局直房復
於領左相自宣仁門入去送言政院將欲
請對政院以臺啓相持之際司謁傳于政院日聞右相入來
即為進對又傳日右相及三司引見三大臣亦為請對時崔
錫恒李光佐李肇韓配夏金演李台佐亦進到閣下請對
兩司啓趙恭考不有臺啓擅入
閣中請為先達竄○掌令朴致遠啓前日崔錫恒輒以今日
代理之命指為乙酉傳禪之事以為驚惑人心之計又不待
齊會徑自獨入請削黜勿煩司諫魚有龍啓臣隣晉接關由
喉司三百年定規而今者大臣未知自何私選徵稟入來之

由乎此路一開後雖有北門之變無以隄防請當該承傳色
司謁並拿問嚴鞠依啓○領左相領中樞石相判閱鎮遠
判敷宋相琦工判李觀合禮判李宜顯吏判權尚游兵判李
晚成清息君韓配夏李光佐李在佐李正臣李秉常金在曾
金演李肇李棟李洪洪錫輔趙榮福安重西俞崇韓
重熙三司中督李重協魚有龍朴致遠柳復明慎無逸黃梓
史官金克謙以下三十六人八侍諸臣各請違忤上曰唯領
朴師聖朴峻相忤遽入來故備忘未及持來遣史官備忘二度批旨一張
持來領相跪納○西司合啓趙恭者誣引乙酉提說戊辰多
小譬引專出眩惑冒嫌之說旨意有在今又營救凶賊及夫
請對也政院斥其不可擅入方與往復之際引見之命忽下
於政院以其政院所未稟之事則恭者之交通宦寺之狀昭
不可掩請趙恭者拿嚴處斷答勿煩○府啓柳復明河附彼
輩暗改朴恭恒已勘之律簡通堂后潛書同僚之名請柳復

明削黜勿煩○判樞趙恭來劄引見命下之後諸臣亦多趨
入而連日冷處重得泄痢退伏闕下未得同陳所懷例批○
九府啓再昨趙恭者之黃綠宦寺潛圖進見乃是夜開北門
之手段而一種不逞之徒密謀潛通陰秘不正同時潛入者
金演李肇及其他和應突入諸人並削黜○二十府啓頃夜
崔錫恒獨先請對也不待啓而標信徑下趙恭者之冒入禁
中也無啓稟而掖隸汲汲招入舉國驚疑請承傳色司謁嚴
加究覈勿煩 玉堂李重協劄趙恭者締結交通之狀昭不
可掩乞允臺啓數三宰臣之隨其後者聚會闕中僻處蹤跡
絕秘並宜嚴覈○刑儀李仁復疏廷班忽撤於二日之內四
大臣合辭陳劄不知大臣何故而遽為此也君父有過舉而
為臣子不能耐久力爭以期反汗乃曰不敢違拒以傷聖心

肆然以區別節目間事欲為蒼卒了當之計臣竊痛之政院
啓李仁復侵及大臣語意深緊臺諫方以洪萬朝削黜論罰
則渠以其疏下俟罪不暇而成命遽寢之後肆然欲售傾陷
之計依前教還給以此後亦如此疏勿捧如何允○十一月
黃監李堦疏崔錫恒獨先入對果何罪也所欲言者大事身
既到闕惟當登時呼籲以冀反汗心忒默然遲待他人夫豈
分義之所宜乎苟有若是者誠可誅責而今反以不如是為
罪此非常情所可度也又論趙恭考被斥之不當○北府啓
一種不逞之徒棄時闕發必欲網打朝臣李仁復倡之李堦
和之韓配夏未徹之疏兇恫怡有甚焉請並罷職不叙荅勿
頌

丑辛

元年十一月

六

下教

直言○

十二月

詠旨

金一鏡

真

儒李明宜朴兩夢尹
聖時徐宗履鄭摺

等疏綱有三焉而君為臣綱冠于三倫

有五焉而君臣有義首乎五天之常而民之變也夫人之所
以為人國之所以為國上下之所以維持獨賴有吼耳噫倫
綱之重或至淪替下有凌犯而上無按治君不得為君臣不
得為臣亂賊肆行社稷從以墟矣吁亦懼矣昔孔子作春秋
正大綱明大倫嚴事君之義一為臣之分謹之於微漸察之
於萌芽貳則為廷將則必誅運聖人數寸之管揭王者三尺
之律而亂臣賊子懼焉此誠夫子萬世之大經大法也嗚呼
春秋之不講於斯世也久矣微而不防漸而靡杜萌而且芽
芽而復孽壞敗倫綱莫今日若聖復闡於前而顯戮之典不
加焉四凶肆於後而沐浴之討迄未聞焉向所謂下有凌犯
而上無安治者直是歇後之語也職是而主勢日孤凶徒寔

繁喉司之縱恣欺蔽三司之橫拿歐迫無復有君臣分義容
護聖復者接足而起綱既滅矣倫亦歎矣社稷之為墟是次
勞事耳興言及此寧不痛心臣等請為殿下沫血陳之嗚呼
向日之事尚忍言哉宗社同極臣民同極溯千古所未聞稽
國禱而所未見今日廷臣苟有一分北面於殿下之心或伏
闕庭碎首刳肝雖至於經閱歲鑰不忍遽退者自是天常民
彝之不容但已噫一段愛君之心人人同得乎天彼相臣輩
何獨牾亾謂吾君不足愛乎則君臣猶父子彼其之子曾不
愛其父乎謂吾君亦愛乎則吾君新服謝事其於臣子之情
驚懼痛迫固當如何而伏閣庭顛毘勉塞責而止於三日者
其可忍為而為之乎矧又聯名上劄任自裁定又曰臣子亦
安敢以輕遽為拘一並違拒又曰亟命有司舉行噫是豈人

臣所敢萌於心而發諸口筆之書而告其君者哉其與聖復
首尾和應相為表裏之狀灼然可見情形莫遁亟命云者不
容徐遲之意時刻之間事將叵測倘微自外新入之大臣忘
體命殉社稷首稽天陛面承玉音國之為國有未可料也臣
等竊觀甲戌合啓請已巳大臣半日庭請之罪曰造認仁弘
無以加焉噫半日三日真是百步之於五十步也已巳請臣
尚斥以造認仁弘之科則今日彼輩固難窺冀顯莽操之誅
罪通于天其可赦乎且已巳猶未有自下劄請如彼輩者也
嗚呼代理聽政之舉未嘗聞而間或有之叅互於前世往蹟
攷據乎本朝故實率其臨御累十載春秋晚寢疾沉淹之
後寔出於迫不得已也此非可議於今日而有所譬擬者也
前後章奏既已備陳臣等固不必一一陳瀆於宸巖之下而

設令異日殿下若值堯舜之倦勤分勞叅決容有其道在臣
子情理缺然雖極亦不無援依而行者矣今我殿下卽位初
元寶筭亦盛亦未有形現之疾凡我在廷之臣服事殿下歲
月幾何尚忍捨殿下於今日者未知於汝心安乎向來中外
輿情波駁鼎沸咸指彼相曰此真逆也胡乃捨吾王也抑又
惟天惟祖宗嘿佑陰隲彼計未成噫天意人心誠有不可誣
者而四凶之罪固難戴頭於覆載之間也臣等竊有憤惋駭
愕于心者取見彼輩私黨之論聖後疏有曰內懷吾君不能
之心彼輩情狀足見其端倪噫痛哉彼輩謂吾君不能者
其何以致之也夫臨朝淵嘿固聖德之沈凝寡言而其發於
絲綸也則旨意之啣弘濶遠字句之嚴正慎密惟唐虞典謨
商周誥訓不是過也聖度涵博如天地之大本源澄明如日

月之明推是心行乎政大堯猷為何遷不做臣等死罪妄謂
殿下茅於仁明武三字似或有歛竊覲殿下誠亦有不紐權
綱徒事因循之病也彼輩俯仰窺覘而易之侵侮之習逐月
漸長脅制之計鎮日至甚權柄既移于下威福不在乎上此
猶不廢內蓄將心陰相規畫密聚指喉聖復先嘗凶戾狡猾
固無足論亦恐殿下殊欠剛克之政使之然也臣等竊伏惟
前日李師命李翔之約復官也故判書朴恭尚以大憲上章
論之又以不紐權綱徒事因循八字仰規我先大王盛德先
大王亟賜嘉納獎之以功中予病仍收復官之命臣等愚庸
誠愧前良之直伏願殿下克邁先大王奮發之威轉圜之義
勿復因循亟行按治使彼四凶無得猖獗而羣小不逞有所
懲畏焉噫殿下受先大王投遺之至重為宗社之主今日之

不忠於殿下者乃所以不忠於先大王也彼四人者荷兩朝
眷待之隆處萬民具瞻之位一毛一髮同非國恩忘先王負
殿下一至於此罪貫盈婦孺莫不唾罵國人皆曰可殺何
殿下過加寬賞置之於殿廊之上哉無或殿下克仁克恕謂
渠先朝舊物遠施誅極有所不忍也哉審如是也大有不然
者臣等請明之賊臣自黜嘗以仁廟朝寵過首相兼且有不
世殊勲惟我孝宗大王嗣服之初亟命遠竄旋即按法誅之
衆情咸快至今稱之斯豈非我殿下師法於今日者乎况彼
輩無尺寸可紀之微勞有王法必誅之重犯者乎嗚呼天下
之惡莫過於廷而自古首犯其惡者必食君厚祿位在極品
之人蓋其所由來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臣等請溯而論
之粵我先大王乃於甲戌之杓時下備忘曰強臣凶孽有動

搖國本繩以廷律於戲先大王明睿之照靡有不及蓋慮不
悅於元良者或有其人日月滋久冰霜可戒故爰有此教又
有一二元老苦心長慮為調護之道則彼類視若仇讎輒以
非理加之自辛巳以來指斥尤甚任敵朴奎瑞成揆憲朴尚
杓揆面迭興恣口逞凶及夫禎翊之疏出於軋逼猷撼不啻
狼藉曾在丙戌臣一鏡待罪憲府也論禎翊之啓有云見無
禮於儲君如逐鳥雀噫彼輩之無禮於吾君權輿于是輒用
此等一種陰邪癡毀者為之先嘗乃其伎倆也後至丁酉李
頤命獨對則前席取旨既不如李泌之為而請招諸相欲詢
可否苟究其情誠有難測若夫代攝天職而屢告太廟則唐
虞故事明有可據而金昌集力為沮遏者或恐事體漸就嚴
重其勢難動故耳寔賴先大王止慈之德高出百王殿下仁

孝人無間焉百里興疾亦有一介黃髮之效忠保有今日逮
我殿下登寶位妖賊志述逼辱聖躬無復人理昌集輩羣起
而和之劫迫殿下末勸薄譴猶不獲施昌集又以召還引退
諸臣為請至曰謂殿下不足與有為也云建辭之絕悖胡至
此極其所謂內懷不能者執此觀之亦不但內懷而已彼輩
既不以君父待殿下亦不以臣子自處也者節節昭著舉國
臣民孰不駭痛其所積漸蓋嘗如此所以有今日也彼聖復
則彼輩指揮使令中一者也一疏先試嘗試之謀潛售屢日
淹過非常之教遂降彼輩之偵俟揣摩固已爛熟力爭回天
元非奉情雖以外面事體言之身居大臣之列國有因極之
舉則病不敢言矣駕不得俟矣進身象魏亦何可後人哉昌
集也左足不窺戶外健命也緩驅僅止於闕下或假托於休

致之請偃蹇進劄而至於國家之慶分曾無卮言之到或恚
恨於請收聖教露章顯攻而至於聖復之罪狀未有半辭之
及如是而尚可掩其心跡乎及夫昌集之許免也則恭采與
夫兩司羣醜奔走惶惶或劄或疏自上蘄許批旨未安而健
命又肆然請對經夜於清禁之中書納所懷必復黨魁之位
噫賊臣引年使之釋病則何其憫迫之至此明主無端而遽
爾謝事則何其恕視之若彼也頃年鄉曲一賤者上疏敢請
先大王釋務而朝廷駭痛設鞠刑死噫么麼愚迷無識無知
而國家典刑斯不得不嚴况今聖復職居臺垣四凶列位鼎
席疏以試之劄以結之撐狀陰計非出於愚而無知肆口凶
言不由於微而無識論其情犯比于前萬萬凶悖前則戮之
今乃晏然噫若非無王無法之國典刑之嚴豈但施於寒乞

而廢於權勢哉嗚呼昌集故領議政壽恒之子也壽恒死於
己巳丁寧臨絕之戒為其子者力避權要四字也蓋當善言
之日誠有隱痛於中他人尚所悲之昌集乃恬然自若忽若
罔念冒據勻軸把握邦衡貪權樂勢放恣縱肆渠亦人子回
望碧波能不怵乎心泚乎頹乎為子不孝既若是矣為臣不
忠固其所也願命乃師命之冢也包藏禍心積有年所俟罪
江郊惡毒尤憎遙執朝權排布甚密頃因招命遂陳一疏而
只固己私不為生憂入城翌日即辨是疏恭采本以患得失
之鄙夫忘恩負義惟利是趨稟機投合情慝巧黠卒與昌集
爛熳同歸健命賦性暗曲處心回慝傳法於師命之妖邪願
命之凶猾昌集之惡與之相濟恭采之奸聚而為助病國害
民時其細故犯分悖義便作能事四凶勢成百事影從爪牙

腹心狐伏近密前後左右無非相國之人其視黼裳殆若弁
髦今日國勢危且急矣者誠如聖教是殿下固已慮之及矣
噫嗟四凶而天下咸服殿下胡不取則大舜乎嗟彼聖復自
是鷹犬荐棘之典夙刑雖甚元惡大憝偃息自在可謂聖復
之寃也臣等又聞宰臣李光佐諸人在庭請之班聞遽停之
議抗辭爭之健命辭氣相加恭采從傍誑誘昌集遂不得已
佯出明日庭請之命聚首構劄趙曉投呈又以停請分布於
各司噫渠輩肝腸已有成籌而公議難抑若將勉從甫及退
散旋即變幻造意之陰巧用計之詐譎殆不忍正視右議政
趙恭者忽聞庭班之撤急到關外送錄事於四相團會之所
言其不可遽撤俾即更設彼輩遂以劄本投示謂俺於此外
無他道理惟執事隨意為之右揆於是進詣禁局之內使政

院稟旨求對承旨及兩司之官承望四凶之風旨一違阻泥
一違劾擊宣室時曰天啓明浙昌集與健命蒼黃窘步踉蹌
顛蹶景像駭怪走卒指笑吏胥代著噫渠輩累日請對而一
命終斯是聖上俯燭其不以誠懇故也况班已撤矣劄已入
矣肝肺畢露作孽難運若聞右揆之賜對固當駢首於金吾
席藁惶蹙恭俟鈇鉞更舉何顏覲然於香案之前哉當在閣
門之外也有倖臣言其停請之非昌集曰吾不忠健舍則曰
吾無狀噫不忠無狀渠亦自知而拘拒右相如有所執至是
伏罪似若哀乞情狀之切痛何如哉嗚呼齊籲之路既阻劄
請之事將行顧瞻王室岌岌殆哉身佩安危之大臣祇欲進
死一步則渠輩獨不汗顏愧心乎况復一覲耿光於咫尺之
天幸奉俞旨於崩迫之際苟非凶逆孰不聳忤居臺閣者敢

以何陰機等語勒成重案直請竄鞠噫勗我明辟復總萬機
者何等光明何等正大而陰機二字其意安在噫安敢違廷
之說四凶倡之有何陰機之言羣奸和之殆若齏聲繫應集
音鴟咎怏怏忿忿於前旨之命還志在於懟上禦下計出於
架虛鑿空因之以締結交通公肆誣蠚直欲代勘嗚呼臣等
竊觀歷代建牒世值衰叔禁閱不嚴板撥宮掖密開蹊逕者
有之締結闇鬻潛行貨賂者有之交通內外軋旋陰機者有
之禍人家國隨手覆亡臣等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息痛恨今
我聖明之世豈有徧徂於斯而彼輩遽以暗黜題目形諸文
字播騰遠近畧無顧憚其為設心凶且慘矣抑臣等竊伏惟
春宮向於君卒深夜忽承聖教之非常驚惶震惕涕泗沆瀾
屢接宮僚言不成聲有以見至誠惻怛感動臣隣宮僚莫不

贊歎向人傳說臣等固已稔聞知矣今此四凶忝在保傅輔
導之職不鬼奉承慰安之道非惟殿下之逆臣實亦春宮之
罪人也噫慘舒伸縮却在於四凶之掌握操縱闔闢亦出於
四凶之指意汲引私人列居要路歲旨朝降薦剗暮登進退
黜陟惟渠所欲特殿下徒擁虛器耳茲故如無君無歲無倫
等峻批絡繹而視若尋常全無顧忌至於啓迪奸之尤者真
是晋朝之充鳳也奸情慝態閃倏幻弄夾助巨猾呂篡凶徒
殿下股肱割而截之殿下羽翼剪而去之嗚呼前夜之反汗
賴於重臣伊日之徵遠由於右揆殿下之所倚仗惟此一二
臣而請竄請黜逐之猶恐不及凡諸為殿下憚誠竭忠欲自
盡於臣子之職分者一任請罪俾不得擁守輦下必欲令殿
下孤立乃已臣等不知渠輩將欲何為噫古今天下寧有是

耶君臣分義至嚴且重毫忽之頃一有蹉跌惡逆之名篡弒
之誅有不得辭者或滅族於當世或戮魄於朽壤况彼輩積
漸既久凌犯且大不臣之志一割孔彰無君之惡萬目難掩
三綱之冠五倫之首其亦滅絕無餘春秋無將不足以繩其
罪漢法不道不足以準其律茲實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
同憤縱殿下仁慈寬大亦有所不可私庇者也伏願殿下特
降明旨亟舉常刑賊復及四凶首惡一以三尺斷之無所饒
貸嗾院三司無君無歲無倫之罪儘加懲討立君臣之大綱
建斯民之常倫使亂賊不敢復作忠赤得以自勵宗社綴旒
之危賴以復安焉臣曩在闕下連日拜章而目見四凶得肆
胸臆相與悲憤寧欲舉笏擊額登時請對豈敢少緩而被輩
負犯既重十手皆指惟恐臣等之議其後也卑聲急張弑矢

齊發三十薦紳半夜擊逐臣等退屏私次只有腐心尚賴聖明在上謏說自息環顧朝廷曾無一人義士為君父討亂賊吾東方禮義之域將未免為夷狄禽獸之歸臣等嘗忝侍從之後安敢以處敬自歎畏禍自阻不為之明目張膽乎臣等疏既具而未及上也覩殿下特宣德音廣求直言聖躬則痛自刻責而憂懷於夙夜羣下則欲其寅協而慨惋於朝象嗚呼殿下微發其端臣請為殿下申之昔漢臣梅福告其君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殿下何不察其言而求其影乎噫賊魁昌集躬據元輔氣焰熏天勢力驅人左右縱擊惟其指使朝廷遷除舉是血黨至於將領進退惟是趣舍異同此正口含天憲手握王爵者也廉恥一節不置責之於此人而聖上許免便是已退之身私黨請仍豈無獨愧之心雖以賈似道之

詐退諷雷尚卧湖上十日此則蹲踞盤礴不動一跬賊探所謂誠恐離兵為人所禍者固是昌集之實情也而已敗則國家傾危者亦採之言而昌集之又所自引者也惟漢室之傾危不在乎採之去兵而在乎採之不去兵也今日國勢之傾危在於昌集之不釋權而不在于昌集之釋權也居銓地者幸是凶黨吮舐於昌集之門出沒於狐鼠之藪熾風雜種引置三司殿下於崇也責之以是非黜陟人主之所諒也云爾則渠安敢首擬於薇垣長官於協也斷之以無君無倫無嚴之重科則渠敢新通於玉堂東壁角勝君父務樹黨與濫籍國家之名器擅作奸賊之窩窟尚何以寅協之道責之於彼輩乎臣等竊謂殿下志則勞矣而殿下之詐則左矣嗚呼彼輩之於殿下固無君臣兩全之理彼安則此危此安則彼危

殿下顧安得使此輩而與共國事也語有周衰無寒歲蓋王
綱不振彞倫殆廢上凌下替者至東周而極焉故有斯應也
今殿下軋斃宅恆于上億兆洶洶崩角于下而賊臣擅國天
位未安倫綱之頽墜殆甚於衰周倘殿下奮乾剛之德體雷
發之象夫行天討肅清穢德妖惡亂領莫敢自辭而賊臣惡
子不得干犯則四方忠義之士何但拭目延頸想望太平反
測之徒亦可使之底定自安矣夫然後上下交修而政化昭
明則乾清坤寧而入道貞矣是在殿下轉移之機恐不可
他尤也若夫一向委靡不思振刷但欲朝著有寅協之邦休
國無危亂之禍則是何異卻步而求前乎適見其一日甚於
一日宗社之亡可立而待臣等忠憤自激不欲與此賊同戴
一天矧今殿下導之使言臣等重復聖教流涕痛哭齊聲呼

閣惟聖明少垂察焉政院都申思詰左李喬岳右趙榮福同趙鳴謙措辭八啓備
忘記金一鏡之疏皆是進言則喉司阻撻沮遏敢陳啓辭予
之濼淺窺見極為痛駭叅啓承旨並罷職荅司直金一鏡等
疏曰應旨進言予甚嘉納而侵試大臣殊欠和平○備忘記
予一自副位之後觀其朝廷之所為少無保護國家之事言
念時事不覺痛惋如此奸詐之輩與共國事則將至於國不
為國宗社危矣決不可不嚴懲為先三司諸臣一併門外出
送現告申哲申昉徐宗慶趙文命李箕鎮金鎮商李喜朝趙榮世李倚天徐宗汲黃龜河魚有龍鄭宅河李滋成震冷南世珍蔡膺福○傳曰三司不容暫曠朴爾夢持平尹廷校理李明
誼獻納李真儒正言除授○吏判權尚游叅判李秉常姑先
罷職叅議在外改差沈檀判書金一鏡叅判除授○西所衛
將沈必沂假承旨差下○訓將之奸凶蔑倫陰懷不測之心

予深痛惋如夙之人不可置之將任門外出送○銀臺近密之地不可暫曠李正臣承旨除授○兵判李晚成今姑改差崔錫恒除授○李挺周雖無叅涉啓辭而欲觀其渠之心肝牌招則八來極其無嚴姑先削板金濟諫亦為罷職○前忠監李世瑾吏議除授○禮判李宜顯適差前叅判李光佐除授○判閔鎮遠適差前叅判金演除授刑叅洪致中適差前叅判李肇除授前都事李濟掌令除授叅議梁聖揆大諫除授○領敦寧魚有龜為受密符詣賓廳請對傳曰所懷書入所懷曰昨者金一鏡之疏未見原本雖以喉啓緊之可知其萬萬凶悖專出於傾陷綱打之計也大抵四大臣陳劄非有他意只出於為聖躬分勞本心斷斷而及夫登對力請還收因又引咎自劾其本心之無他業已洞燭而一鏡之疏搆誣

同極喉院之所以措辭稟入仰冀鑑燭者而一併譴罷至於三司諸臣六卿長官有何可罪之端或削或罷劄局之師即先朝宿將而加罪至重本兵之長國家重任而適改無端臣竊為聖朝惜此舉措而將不知國家之稅駕於何地惟願亟收適改罷職之命所下傳旨一併反汗以光聖德中批除拜本非聖世義事而沈檀則衰朽老殘為清朝棄物金一鏡則人望輕淺枳清顯之職秩而不問入器之如何遽授銓衡之重任以致物情之駭惑正宜反覆深究思所以改之也噫大臣則殿下之股肱而彼四大臣受先王之殊遇值國家之艱危鞠躬盡瘁期報聖恩而猝被同極之誣將陷不測之罪聖上雖以侵詆大臣咎責一鏡其廉薄則甚矣彼大臣俱以老成舊臣屢退丘壑死且何恨臣恐此後搆誣之言必不勝其

紛紜伏願昭察以愛惜全保○吐備忘記訓將尹就商除授
○李真儉韓世良放送○新除吏議時在任所改差監司徐
命均除授金東禹修拱尹淳校理除授○搃戎使尹慤作為
奸邪之鷹犬趨勢蔑義之狀予甚痛惋如此之人不可置之
為先門外黜送○洪啓迪之再三陳疏陰懷不測之心與奸
邪之輩首尾和應締結朋比窺予深淺極為痛惋黑山島圍
置郎為押去都事尹東尚○李真儒司諫除授○三司掌令李濟
李平朴禹
李明誼校理尹庭合啓君臣之義莫處于天地春秋之法
莫廢於懲討苟有以臣子而犯君臣之分者不日一日容息
於覆載之間矣噫向日諸大臣之罪可勝誅哉殿下嗣服之
後祖宗之所付托臣民之所仰戴當夫如何而彼大臣者陰
囑賊復投進凶疏至今君父不安其位非常之教才以旋降

舉國鼎沸人心波蕩彼獨向心恬不動色草草庭籲三日即
止繼上聯名之劄直請節日之行以今觀之落之者賊復成
之者大臣而其所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蓋金昌集則協
制君父擅弄威福之罪固難毛舉而曾在丁酉力沮告廟之
義惟恐國本之難動李願命則獨對之日請招大臣欲詢可
否其心所在路人亦知李健命則以願命之笈陰謀秘計無
不主張恚恨於上教之請收移擊稟啓之喉司嫌惡於章牘
之登撤至肆籍重之凶言趙恭采則以患得失之鄙夫仰人
喉吻惟利是趨卒與三凶爛熳同歸可勝痛哉如使汎輩一
日在朝必貽宗社一日之憂不可不戾諸荒裔以絕禍本請
領議政金昌集領中樞李願命並絕島安置判府事趙恭采
極邊遠竄左議政李健命待其竣事回還後並施栲棘之典

不允八日以合啓中圍籬二字落漏引避府啓賊臣聖復之罪可勝誅哉投進
一疏嘗試君父使聖上不得安其位焉此非癡毀一漢所可
獨辦潛受巨慝之唆喉作此悖逆之陰謀國言喧藉情怙莫
逃格棘之典終歸失刑其和應情節不可不嚴究窮覈以正
王法請設鞠嚴問快施典刑不允○八備忘記予雖否德少
有一分敬君之心何敢卜相於宦妾知名之人等語發論耶
無歲不敬莫甚首發人拿鞠嚴問言根出處叅啓諸人並違
配拿鞠現告前司諫魚有龍前掌令朴致遠違配現告李倚
天後因趙泰為陳建分棟傳曰李重協一體鞠問○九備忘記當此艱
虞溢日國事波蕩之時台席一空領相遭彈左相出疆不得
已領左相今姑遞改○十持平尹聖時疏論合啓未盡之意
逐段下詰又論沈檀改正答曰聖復事得宜嚴加鞠問云云

上下張詞館

以私罪殺士既與反逆有異况是館學儒生則直下正刑之
命出於羣情之外倘從減死之律以示好生之恩則豈不有
光聖德無譏於後世哉又曰中批除拜本非羨事今廟堂有
行公大臣銓曹亦有已出之負而隨窻親除有若應行至於
藩任尤為未安答曰銓堂事自有公議志述事予志宰定斷
不饒貸中批蓋出於不得已也○因政院啓稟傳曰趙聖復
設鞠嚴問○府尹聖時朴禹慶啓向者右揆之請對喉司終始阻撓
幸而天啓聖聰特許賜對遽收備忘其時承旨洪錫輔乃敢
以從何得聞等語再三逼問迫協聖躬請極遠竄靈其阻
撓承旨並削黜洪啓趙崇趙榮福韓重熙安重兩罪人閔鎮遠結姻凶孽干
預陰謀日者登對外托陳戒內實許揚至於追悔等語肆然
恐喝及其退出其書選說付諸史官傳示暴揚惟恐人不知

且於聖後發配乃自往見密地資送請遠竄依啓州○院明

宗履前啓李宇恒沈檀事妖賊志述憑藉誌文逼辱聖躬宜

即先伏邦刑而第其瘕毀不文之狀人所共知密地指喉代

述文字之說國人喧傳請設鞠嚴問究覈指喉賊臣聖後投

進一疏使聖上不得安其位格棘之典既是失刑而徐宗伋

乃以其疏謂之妄悖遊辭幻妄以為嘗試之計朴爾正等疏

攻聖後則斥而出位責以謬戾其左袒聖後不可不嚴懲請

魯配答李宇恒薪智徐宗伋古今事依啓○禁府洪萬啓昨

日尹志述正刑備忘後本府都事李志尹李度遠閱鎮紘杖

身大書不仕作牌於禮吏李碩臣杖百權瑤下鄉稱病

呈狀不滿處分有若立節請拿問正罪傳曰允○持平朴爾

夢啓請討四凶時趙恭采既不久東國柄醞釀禍機典三凶

○備忘記昨尹志述憑藉改撰誌文造意嚴險誣辱私親

之狀渠之書進所懷極凶情節畢露無餘斷不饒貸亟正邦

刑右相趙恭者吏議○院正言徐啓副司直李宇恒賦性奸

譎締結凶孽曾為將任展駒夜行情跡陰秘臺彈峻發罪名

至重而少不懲畏益懷禍心昨夏即陳賀之班偃然徑歸

終不入叅苟有一分愛戴之心何敢乃爾其無君蔑義之罪

不可不嚴懲請魯配頃者四相臣庭請初罷之際詢問可否

於在廷諸臣則殺三卿宰及一大臣抗辭力爭之外舉皆合

辭惟諾靡然從之當此元惡懲討之日隨從諸人亦不可不

嚴懲其罪請前判書閔鎮遠工判李觀命前判書李宜顯李

晚成叅贊申鉉任監權尚游平監趙道彬司直俞執一及當

日伏閣三司諸人姑先削黜現告申哲李廷燭朴致遠李瑜

慎無逸黃梓○傳曰李光佐平安監司除授兵使老屨姑連
府使元徽除授○十尹志述拿○修撰沈珙疏丁酉間有李
師命復官之命而師命之壻金普澤搆誣尹宣舉父子終至
追奪臣於疏本略論此事矣普澤字民澤以為先臣故叅議
壽亮以故相臣宋時烈門生其沒也會葬食素行服而臣乃
救宣舉謂之悖先仍請削版雖以時烈文集見之有暫時議
論等語則情誼之不深可知末稍時烈有侵辱先臣外祖之
事則雖使平日服事者情義固難如前行服初無其義至於
會葬衆目所覩而今民澤白地搆搆必欲為師命報仇○吏
議徐命均疏已已餘黨政使永世廢棄顧何足惜今乃水炭
同器薰蕕雜進沈檀亦其黨固無足恠而亞銓鏡同席不能
救正又曰尹志述之所懷安悖無倫而我朝三百年來未嘗

似不無差別故果叅酌減等物議皆謂聯名陳劄逆節既同
乃以減等大加非斥何可自是初見荅勿辭獻納李明○吏
叅金一鏡再牌不進南泉記趙恭德作書徐命均均以真儒典
於恭德一鏡作書聖時若擊去沈檀則一鏡以辱說及
當角中東歸○惠即沈益昌未擬拔去○兩司再夢真儒明
詛宗履等
合啓云云噫彼四大臣者內懷將心貳於吾君不臣之志一
劄孔彰無君之惡萬目難掩罪通于天其可赦乎宗社臣民
之托擔在殿下一身之上殿下尚不容自私其身遽爾就聞
彼大臣輩聚首綢繆先喉逆復投疏嘗試及夫非常之教再
降而舉國臣民建建崩迫彼尚何心黽勉庭籲塞責而止聯
名上劄請舉節目是豈入臣所敢萌於心發諸口者哉噫傳
曰履霜堅冰至彼四凶之指天劃地其所揣摩醞釀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竊美太阿弁髦黼宸腹心羽翼排布密地前後

四十一

四十一

左右同非私人愚弄資更同有紀極使殿下無所措手危苦
迫隘寧欲脫屣乎乘試以著見者言之金昌集資制君父擅
弄威福之罪難以毛舉而曾在丁酉沮遏告廟之議惟恐國
本之難動營救志述之惡增我殿下之傷盡李頤命凶猾之
性陰秘之跡浮於師命密於健命及至獨對之日請招諸相
欲詢可否其心所在路人亦知李健命賦性奸毒處心暗惑
陰謀秘計無不主張恚恨於傳旨之請收移鋒急擊嫌惡於
章續之登撤請塞言路趙泰來本以患得失之鄙夫棄機俯
仰首尾和應外瞞諸宰佯言庭班之仍設內助三凶劄請節
目之講定卒乃爛熳同歸其為情狀萬萬凶悖彼輩之陰蓄
異志凡幾年矣朝夕之所謀畫無非操切上躬日夜之所經
營無非動搖天位識者之知向日事久矣而集鏡之黨當閭

吠猶願忠之言無路上陳今幸天啓聖廟揮乾斷處分大
定朝著肅清孤竄之輩次茅勦斷則凶魁巨慝之獨為偃息
可謂輕重倒置請金昌集李頤命趙泰來並姑先絕島圍籬
安置李健命待其回還一體勘律依啓○司諫李真儒啓沈
檀事勿煩門黜罪人李弘述奸凶滅倫陰懷不測之狀聖朝
業已洞燭而俯麗昌集作為腹心引進昌集之人布列幕府
往來昌集之家輒趨昏夜締結綯繆蹤跡詭秘陸玄稱名人
曉解術數久作昌集之密客及其釁生叛去之後弘述受昌
集之密喉塞口亂杖終至撲殺偽成獄案以為後考其為情
節極甚叵測及其既黜之後軍餉錢二百兩米五十石肆然
載去烏銃色錢二千兩軍色錢五百兩木十六同紬二同苧
二同補以移送新營軍餉米六百石補以庫子無面蕩滅焰

焯廳錢六百兩稱以崔泰普所貸亦為蕩減率皆輸送其家
將校吏胥優數帖給以為防口之計其擅開官庫盜出軍需
將欲何用不可不嚴究懲出請拿鞠嚴覈色庫等令本營覈
實依啓又啓前承旨金濟謙以亮魁之子懲患其父密賢凶
謀排張論議驅使黨類即古嚴嵩之世蕃今閔黯之章道也
締結商譯贖貨無厭出身之初譯院其父所提舉故微諷舌
官亟名呈絲松都商賈其父所嘗庇故亦受錦段厚給倡優
以侈榮墳之行柳就章之在嶺間使安姓軍官載送百餘貫
錢數同軍布向者鄉生之請斬其父批旨未下晏然呼唱出
八禁廬其悖倫無父據訊可知到今合辭方張昏夜出沒行
跡閃倏請極遠竄依啓蔚又啓金一鏡辭疏之批亮入二
字指斥禎翊而承旨黃璿敢以聖教歸之錯誤招致司謁肆

然請改曲庇私黨欲諱嚴教終至改下而後已其抑勒愚弄

極為痛惋請遠竄依啓

長茂

○禁府尹志述著名拒逆草記

韓配

夏謂當勒成結

案直為行刑洪萬朝謂本府

三年無不結案直行刑之規有此草記

傳曰不待時亟

速舉行又草記取招行刑法意有在刑推取招傳曰勿論齋

素徇忌逐日開坐嚴刑取招○校理尹道疏顧今討罪固所

當嚴而鋤治之際若或蔓延溢溢非所以養新化之福也○

李弘述拿囚○禁府金昌集

巨濟趙尚

攜押去

李頤命

南海吳萬

蔡采

邱岳桂德

○院

儒真

啓項日備忘之下禮參李緯居在蔡

蒼之地職帶玉署之長終始堅卧畧不動念請削黜門黜罪

人尹慙附麗權門密作心腹卿宰侍從出入其家比肩押海

視若平交權相謂之戚誼而昏夜出入宿將名居已右則百

計排擯請遠竄

三刑參

李裕民本以無恥之鄙夫善事銜能

以為拔身之階諂事亮集作為心腹猥忝亞卿濫登將薦及
授秋曹郎吏唾罵請削板李弘述前啓猶多落漏色郎許源
等一併拿覈陸玄撲殺時後事官亦請拿覈並依啓○府李
時啓前承旨李禎翊疏以市恩微福之說肆然筆之於書逼
尊之嫌全不顧念此輩目中無殿下久矣金一鏡之疏所以
發也故相臣尹趾完丁酉疏論其罪狀則乃敢侵辱元老謂
之禍人手段乃出於九十垂死之大臣其蔑君父輕朝廷之
罪不可不懲請極邊遠竄水吏議徐侗均疏末尹志述事初
為原恕之論以藉凶賊之口請罷職幼學李善之長師侗之
子賦性妖邪世濟其惡其血黨春澤已死而與進士俞宅基
原洪前佐郎沈尚吉熊直長洪義人明締結綢繆出八京輦昏
夜往來閉門諱客向來凶疏悖啓無不出此輩之手請並遠

配依啓十六府李濟啓李晚成久據權要主張黨茂聖復之
發配親自往見資送甚厚庭請之時首發徑罷之論連結凶
黨表裡和應請遠竄扶安金鎮高敬引伯魚事力沮私親緬禮
時望哭請極邊遠竄茂並依啓○十七尹志述刑三次不服
正刑南泉記朴泰恒開聖部事李沈○玉堂洪劄趙重遇事係
先朝大處分今不當贈官致祭政院啓堂批之過當金一鏡
李正臣尹溥李濟李真儒等連疏爭執答贈典勿施令該曹
各別恤典○十八兵判崔錫恒謝恩○十九府李啓宋成明柳
茂李真儉金始規趙最壽等言事疏時三司論啓陳疏人並削奪隨參人
罷職依啓削奪洪龍祚李聖龍金梓金萬曾金龍慶宋必恒
廷補慎無違趙尚正申昉洪鉉輔罷職蔡膺福李院宋道涇李
綱俞榮中督權福黃兵金時泰權五親屬受其外育昏夜綢
繆情跡陰秘浚民膏血輦輸權門摠管柳就章權完膺犬預

受密約累費千金買納庄土御營千摠梁益標為權山輩拂
拭潛跡密室作為爪牙庭請時身無實職關八關中內着軍
服外衣朝衣跟護相臣蹤跡非常請並邊配金鐵山柳長洪
牧洪致中賦性便佞處心崎嶇左右顧瞻惟利是趨外加士
類之名內附鬼蜮之黨頃日備忘之下退在近地曾無片言
即被吹噓濫躋上卿請削黜李璫結姻凶黨依違俯仰柳鳳
輝之請鞠挺身入叅賣友圖利末後一疏自謂發明而草
數語不過塞責請削棄並依啓李璫事不允卜相金宇杭
崔奎瑞加卜崔錫恒領議政趙泰耆左議政崔奎瑞右議政
崔錫恒兵判宋相琦二十日趙聖復拿囚本府設鞫二十日
謝恩領相趙泰耆○領府事金宇杭劄天地以生物為心而
聖人則之雖草木之無知猶且不折方長况在血氣之倫哉

不幸今者天怒振疊威罰太過竄出相繼祀擲日甚若此不
已臣恐殿下之國空無人矣自有黨論進退以來未有若是
之嚴急慘烈者也死者不可活來者猶可戒四大臣俱是先
朝簡拔以遺殿下者而勤勞王室亦已多矣伏願深留睿念
終始保全焉臣若不為一言而死將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答
曰當留念○大憲柳鳳擢疏臣安進一疏幾陷大戾仍念臣
疏初上大臣卿宰三司鎮日次閭喉院春坊宗班館學相繼
投章句之誣解字之巧織湊合千古之惡名粧成一身之斷
案惟我王世孫即我殿下之介弟也以殿下之介弟為殿下
之諸嗣既稟慈旨又下御筆處分一下舉國同慶先臣曾於
已已被柳緯漢之斥陳疏自列有曰留後之一心愛戴即臣
子死太子之義臣疏所謂成命已下無容更議者即此意也

茅事體至重而伊時大臣不親建白一臺臣草之疏論及至
批下亦當遲待明朝而預會閣中仍則請對夜分而八鍾鳴
乃退出八准位殆同呼斥不可行之於濟流間稍可尊敬
之地其敢行之君父之至尊耶臣誠慨晚越俎而言其曰無
使威福下移者為殿下也其欲國體之尊者為春宮也乃
反怒其議已必欲撲殺蓋其意以為不殺臣則無以自掩其
罪狀而初出隱然不滿之題目勒加以動搖國本之罪答曰
既往之事今不必介懷○傳曰予自潛邸時常痛惡內官張
世相號○鳳煨號宋相郁長馨為人奸譎並邊配○初更東宮
下令曰侍講院翊衛司上下番引接輔德金東弼司書權益
寬司禦洪禹賢侍直李煨世干誠正閣令曰予以否德冒承儲命問寢視膳之外雖宮
中之事亦不干涉今者一二宦豎作俑中間敢生除去吾身

之詐故承慈教泣陳於大朝幸下拿推之命旋又還收更陳
蒙允矣意外遽下不敢聞之嚴教到此地頭將欲出閣席葉
辭位矣東弼曰閣豎作俑驚心竦骨部下處變之道宜積誠
開陳閣豎出付有司明正典刑使宮闈安帖外人不知為茅
一義出閣之教雖死不敢奉承蓋寬曰閣豎處置不惟自內
開陳外庭亦當即行懲討禹賢陳外庭同聲請討之意世煨
曰人之七情不可輕用請後容詳處令曰今則問寢視膳亦
為此輩隔塞不避此位必遭渠輩之毒手非不知哭辭魂殿
仍出私第而未承聖教不敢擅便避位之外無他道理東弼
曰時夜將半稍待明朝招接師傅賓客高確處之亦未為晚
顧西衛司同聲仰陳世煨曰出示疏草東弼與蓋寬展開因
示西衛司後還納席前曰臣等死不敢奉此登聞大朝矣今

曰今日之事此輩與予勢不兩立台對亦言恭伯仲雍事予
心本自如此今宗社將止予不能救上負祖宗及先王暨慈
旨中負當守罪莫大焉宮僚陳達出於至誠待明日見師傅
賓客當行已志姑為退出閣外已三更矣○二十三日改院啓

右相疏批已下聖復鞫問依前教舉行知道○印時頌相趙

恭劄右相在錫栢戶判全演禮判李肇工判韓配夏史判沈

臣柳重茂朴景登李仁復沈程西司李真儒李濟李明誦朴

淵夢玉堂尹道尹溥沈拱假任書李晉昱記事申處洙編修

論金克等請對禮判朴泰栢西司梁聖八侍時泰劄曰昨夜春

宮引接宮僚令曰閻豎作俑欲生除去吾身之計問寢視膳

亦且防塞故涕泣陳達初有拿推之命而旋為違收又承嚴

教將欲出閣辭位臣不知緣何故而至此境亦何故而遽寢

拿推耶閻豎作俑莫大之變請嚴鞫正法右相繼請嚴鞫沈

檀曰除去之計係是大逆不必鞫問直為正法宜矣恭劄曰

檀言誠是矣於是韓配夏等交口爭請直為處斬沈檀屢申

前說三司合啓請作俑宦豎出付有司函正邦刑恭劄曰尹

志述之不捧結案直行處斬誠有後弊臣每欲一陳矣如此

賊則罪已彰著直加行刑誠如諸臣所達矣上似發落而不

能明白恭劄追伏請更為詳聞上曰摘發正法可也答三司

曰依啓諸臣皆起拜稱喜○師趙恭劄春坊金東弼李真儒

宣明等請對八侍東宮恭劄曰大朝快許宦豎摘發正法

宗社之慶也今日當初慈教中孝廟血脉先王骨肉之教龜

勉承愛今則自割已堅決難撓改矣諸臣各有陳達宋寅明

曰古語云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苟不善處於至難之

地何以補聖人乎邸下方講綱目唐肅宗時宦官李輔國交

亂宮中代宗屢處危逆之境幸賴李泌殫誠竭忠彌縫調護
竟保無他伏願邸下盡孝敬之道而以李泌之事責之於大
臣區區之望今日師與諸僚縷陳勉說書之言亦有感動
庶可小變初心而所引李泌事不能無望於師矣恭香曰臣
謹當竭股肱之力以無負先大王殊遇邸下春意也今日說
書之言誠切至李泌事更願思之留意焉寅明日嚴防近習
固為盛節况猶就自己所屬言之願邸下凡於聖上左右皆
務得歡心使之同圓於仁化之中也又今日陳疏事何以處
之東弼曰事過後當泯然無跡有何陳疏事乎今日當寢止
矣○傳曰承傳色文有道長番內官朴尚儉乃以閹豎作備
中間欲生除去春宮之計今日問寢視膳亦且防塞其動搖
國本大逆不道之罪合置邦刑不待時處斬○慈殿以該書

下教曰孝廟子孫先王血脉只大殿與延初君而已以先王
遺教丹立延初君而兩宮和協矣不幸中官及內人交搆兩
間世冢將陷不測之科無寧依先王所授爵号依其願使之
出外千萬千萬書辭懇惻有不忍聞領右相口傳啓曰所傳
該教不勝驚愕震薄東宮陛儲宗是宗社無疆之福不意中
人交搆以致震邸不安昨夜引接時下教實人臣所不忍聞
臣等相率陳請當該閹豎既蒙摘發正法之命即承萬之意
外之教先大王後嗣之托只有殿下東宮臣等死罪敢不盡
誠保護矧今處分已定况該教不必煩諸身日謹此封還臣
等之陳勉兩朝只是三殿和協之意而亦願自內尋常勸勉
於兩宮以盡和平之福至於內人負犯非外庭所聞自內出
付有司明正典刑南泉記慈殿又下該教曰儲嗣之定即奉先

王遺教而大殿親書爵号予又以讀書下大臣而定之矣不幸官人及宦寺交搆兩宮欺蔽聖聰予嘗慨惋招官人多般開諭以為和同之道則敢以凶悖之說肆然於大殿及予之坐前其罪狀必有當律其締結宦寺者亦當依律處置當律下依律上一本曰其一官人而卿等亦宜調護我主上及東宮以保我三百年宗社母負我先大王遺教是所望也大殿內人石烈弼貞慈殿下二度讀書於弟房領相以讀書下教殊涉未安之意四五次往復只為翻騰一度一度則所見而違為封上故不傳於外云大臣口傳啓曰西內人今方于大殿請出付有司一體正法而至於末端之教惟我聖上仁孝儲君孝敬宗社先王默佑冥之夫豈有他慮而臣等敢不以死為期仰體先大王遺教益盡保護東宮之道以無負丁寧之慈放乎○領相趙泰等書進所懷曰伏承慈教

云之其一官人乃締結宦寺者仍書石烈弼貞兩人名以下如此窮凶極惡之輩不可尋刻假息請出付有司一體正法依啓改院啓三○領府事金字杭劄聖明之世胡為有此凶國之事耶勞謀害東宮何等惡逆而不為設鞫得其情節乎自古以逆為名未有不嚴鞫而處斬者雖是逆節昭著未有不承教而處斬者不但國典至嚴作備謀害情狀必須明白鉤得快正王法然後可以少洩神人之憤答曰更無可問依前教舉行○二十弼貞文有道朴尚儉結案拒逆並嚴刑取招事允石烈在家自盡弼貞獄中自盡○鞫廳崔錫恒姜錫李肇朴泰恒李隣微啓趙聖復泛以寧有受人指嗾之事睽睨納招一向牢諱如此莫大之事必不以一人之見至於陳疏請更推傳曰頃日臺疏盡未覺察矣更欲收還而既已拿來則觀其原情而處之矣其所

陳不過輕安所致更無可問遂發配所○兩司真儒聖時啓請文
有道朴尚儉石烈弼貞嚴鞫處斷答以更無可問依傳旨斯
連舉行○開留金在魯疏聖上深惟宗社大計克建儲嗣親
臨爰丹且既虔告于廟社矣祇見于先王矣頌文于八路臣
庶矣竊謂後今以往雖窮凶極惡之類宜不敢為動搖之計
而一二閹豎相懷悖逆必欲傾陷此其綢繆經營非一朝一
夕之故始命拿推既失太寬旋復反汗視若細故臣知殿下
決不為此以東宮朝儀之見阻推之無乃此輩欲延晷刻之
命姑且中寢若苟或然則殿下无何可容忍不發不思所以
解國人之竊議乎○兵判宋相琦疏臣居遠聞晚賓廳之啓
僅得隨叅罷出之後得聞慈教中有締結宮人及宦寺者當
有依律處置之教而賓啓則曰宮人乃締結宦寺此與慈教

本旨有異云所聞若果不爽則其在道理果如何也昨朝慈
教既以宮人指名書下則誠不可一刻偃息而終日經夜晏
然在家啓辭蒙允於昨日就囚乃在於翌日致令一逆經先
自斃未知其間有何曲折而喉司金吾顯有緩急之意臣竊
駭然○領相趙奉為劄臣於前席初以設鞫正法為請者蓋
慮法一撓則後弊難防也今原任大臣及臺臣俱以設鞫為
請此與昨夜所陳同一意也依法設鞫得情施刑實合事宜
右相○司直李箕翊李秉常中思詰李敏英李喬岳李聖龍
李挺周尹心衡等疏交構兩殿謀危東宮之變實是古今天下所未
見也其締結和應綢繆陰秘之狀不可不明白覈出宜令有
司卽速設鞫且伏念春宮下教指舉宦寺辭旨痛切而反以
不使外人知等語游辭仰對其無驚動之意可知慈聖初下

教大臣格而封還終不翻宣以致羣下不得聞知至於拿逮
逆豎何等嚴急而有司奉行極其緩忽致令兩宮人汝等自
斃國人疑感輿情憤惋竊不勝痛心也○承旨柳重茂 柳登沈 柳登沈 柳登沈
疏兵判疏至以緩忽為言而石烈等啓辭二十三日初昏批
下即為書八傳旨二十四日辰時始下即奉承傳仍下金吾
則有何緩忽之事○司果柳復明疏春宮所遭之變尚忍言
哉在廷諸臣少無驚動之意顯有周遮之跡金吾之臣不思
亟討逆豎而先行趙聖復鞫坐其心所在誠不可掩宮人拿
命不即舉行終日經夜於渠家一人徑斃之後始乃捉囚其
一而旋又自死獄中國人疑惑容有已乎三司則始請正刑
猶恐端緒之或露及兩婢徑斃後緩請對泛請設鞫少無
為東宮懲討之意此非一二閭豎所可獨辦不可不汲設

鞫究覈逆節金吾三司姑先一催斥黜

許疏逆 婢徑斃事○兩司司

李真儒 掌令 李濟持 平尹 聖時 朴弼 夢正 言徐宗 履合啓文有道朴尚儉設鞫事四大

臣啓措語與安置啓同李頤命啓路人亦知畢境魚肉臣固
自知之語至發於章奏與殿下不可兩立之狀渠亦自知為
計日渡蓋以此也李健命啓請塞言路下陰蓄異志凡幾年
矣朝書之所謀畫無非操切上躬日夜之所經營無非動搖
天位識者之知有向日久矣而渠鏡之黨當昏信吠顧忠之
言無路上陳今幸天啓聖衷廓揮乾斷處分大定朝著肅清
枵棘之請即肆準許為人臣負此罪名決無容貸之理請安
置罪人金昌集李頤命並按律處斬李健命待其回還一體
堪律至於趙泰采本以患得失之鄙夫乘機俯仰首尾和應
附麗三凶劄請節目離合倏忽爛熳同歸而既未久秉白軀

其所包藏禍心釀成陰機者比諸三凶猶有首從之別仍置善地失之太寬請祗岳按置罪人趙泰采減死濟州圍籬按置不允○府啓賊臣聖復亟寢發配之命嚴刑鞫問金雲澤寧民澤宣祖澤昌等以春澤之房踵襲凶謀事情叵測與顯命之子器之春澤妻甥李天紀南趙甫重之子洽端李立身之孫德峻富李光漢之子崇祚潼李行昌之孫正植會尹休耕順邢儀賓涇趙松晉金盛節龍李秀節甲錢仁佐理安龜慶瑞源等作為血黨昏夜屯聚別庫銀貨用之如水國言喧籍人心疑懼其中李器之南以顯命獨子不為隨往謫所落留京第閉門諱客與雲澤等晨夜出沒行跡陰秘作為奸罔無所不為當此危疑之時不可使此等凶徒羣聚輦下以貽國家之患請此十六人並命邊配即日押送不允○院啓兩宮

人罪狀昭著而石烈未拿自裁此則非獄官之罪弼貞已就拿而遞殯為獄官者不能嚴飭吏卒致有自斃之患請當該都事拿問正罪向者大臣縣道一疏不過援引古事自附匡救而兩司合啓直請削黜至於頃日請對既罷大臣不顧情病經八禁門以為一死力爭之計斷之忠赤皎如日星而必欲擠大臣於罔測之科意伊日之還杖成命實賴大臣之請對而陰懷不悅之心必欲搆罪初則直請拿鞫旋又變為遠竄閃弄伸縮不忍正視請前後合啓臺官遠竄連啓隨叅人徂削棄朴致遠魚有龍李重協等白地造言用意危險要其指意不專在於搆誣大臣誣及上躬若不究問其言根則非但置大臣於暗黜亦無以昭洗聖德之累而大根梁聖揆乃以重臺閣防後弊之說謄諸章奏請遞差又請庭請議罷時

同聲唯諾者受其自首一體勘律答曰不允上款事依啓○
二十日領相劄日昨慰安東宮後中官賁傳慈聖諒教臣與承
史擎奉諦視間有闕涉東宮有非臣子所敢聞者敢效古人
繳還之義矣少頃慈教又下有曰其一人乃締結宦寺者當
依律處置云故令史官翻書以載日記且示御宰數人及玉
堂春仿諸臣矣封緘才八人言叵測宋相琦疏乃曰慈教中
有締結宮人及宦寺者當有依律處置之教而賓啓則曰一
宮人乃締結宦寺與慈教本旨有異又曰此由於慈教之初
不宣示於外人無由得知之致噫嘻慈聖手札何等至嚴至
敬茲事關係又何等重大而戴天履地何敢增損一字變幻
旨意自陷於不道之罪哉承史之所目見諸臣之所叅看慈
天在上焉可誣也惟外朝尋常文字尚多勿出朝報况此宮

闡重事謄播聽聞以致人心驚惑臣未知果合於理耶重臣
於何得聞不信難誣之實記遽煽無根之蜚語為臣罔極之
案此不過訛翻誤飾隱然若外人之真有締結宦妾者以為
疑亂眩惑之計而自不覺其矯誣慈旨之歸倘殿下三朝問
寢之際以臣此言稟於東朝則其間事實可以洞知李箕翊
等疏以封還慈教為臣罪案古之大臣遇此等事會必以勿
令外人知為第一義而今之人以外人之不得聞為誣人之
奇貨至若柳復明之疏當日諸臣奔走惶急之狀衆目咸睹
當時惟以罪人之亟斬為快不暇念及於鞫與誅之得失則
其所謂無驚動顯周遮者何所據也臣老而不死前罹交通
之譏又速矯誣之謗如臣所遭在昔罕聞○左尹黃一夏疏
賓啓既曰締結云爾則此非一二宦婢締結獨辦之事而三

司則妖婢致斃憑問無階之後緩之請鞠獄官則故令自斃
俾絕盤問之路其恐露端緒意在掩護昭然難掩非但此也
凡於語逼春官者不惟懲討之不嚴乃反崇獎之不暇或陛
擬本兵之長或擢授雄臬之任有若賞功酬勞者然全無一
分顧藉之心○二十七日前參議趙尚綱金礪朴弼正鄭直濟申
處沐柳應燠成大烈
等疏兩宦鞠問事○答頌相劄曰頃日初下諫教中宮人姓
名書下時則其中一人與宦官締結事耳卿等所懷斷無他
事重臣之疏元不知此事固不當引咎還為封八以重事體
於卿小無異事答兵判疏曰賓啓中一宮人締結宦寺之語
乃慈聖再下諫教中事與初下之諫教有異也還為封八亦
重事體○頌相仍黃一夏疏待命金吾傳曰忽對命○兩司
合啓勿煩府前啓勿煩新啓抉摘文字謀害士類固是此輩

之伎倆而宋相琦之改句撰字添削內降之教其罔上無蔽
之罪請極邊遠竄不允院前啓新啓趙聖復府事並不允○
二十八日吏叅金一鏡請對兩司同入兩宦設鞫事一鏡等曰李
重協魚有寵等宦妾知名卜相等語上誣聖躬下陷朝臣與
今彼輩所謂端緒或露云者一患貫束兩宦嚴鞫然後重協
等次茅嚴問矣上曰依啓合啓府院啓並勿煩宋相琦事依
啓康○大臣禁堂崔錫恒姜觀李肇李隣微承旨李仁
復兩司李真儒朴躬夢殿官李普昱請對
八侍進罪人原情文有道則只以承傳色大小公事奏納而
已云朴尚儉招則今二十一日得聞同官之言昨夜東宮問
寢大朝仍達宦寺輩于預朝廷近聞處分多出其手請覈出
嚴治傳曰此是吾之所為而汝言如此覈出可也世宗即出
清陰亭招致諸宦使之覈出以備忘使之奉票上前仍下改

院為教故奉稟欲下則自上還推裂破至於除去吾身千萬
暖昧云錫恒曰尚儉招辭誣聖躬誣東宮不敢循例請刑殿
下必洞屬明白下教上曰嚴刑取服錫恒曰有道亦當嚴刑
矣上曰唯○三十日領相劄柳鳳耀韓世良曾無一言仰及春
宮况今日忠殿下者後必盡忠於儲君今臣之薦進兩臣案
出於為儲君之赤心也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五

